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

第一之二

13126
no. 1



163726

6.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卷第一

文宗恭順欽明仁肅光文聖孝大王諱珣字輝之 世宗莊憲王之長子母曰昭憲王后沈氏永樂十二年甲午十月初三日癸酉誕于漢陽邱歲辛丑 世宗請為國儲明年秋 太宗文皇帝遣使封為朝鮮國王世子性寬仁明睿剛毅簡默孝友恭儉不喜聲色戲玩專心性理之學又博覽前史講究治亂之機至於六藝天文曆象聲律音韻無所不通正統十年乙丑 世宗以疾不能視事乃命 王世子叅決庶務景泰元年庚午二月壬辰 世宗薨于永膺大君第 王世子與大君諸君被髮徒跣設 殯殿都監提調三使二副使二判官二○癸巳襲 奠宗親及百官以白衣烏紗帽黑角帶就門外位哭臨○頒議政河演左議政皇甫仁右議政南智左贊成朴從愚工曹判書鄭麟趾禮曹判書許訥都承旨李思哲左副承旨李季甸議 殯殿演仁智從愚思哲季甸以為若仍 殯于此庭位狹隘百官班列為難雨則軍士暴露侍衛亦苦且赴山陵之前朝廷使臣

來則接禮無所間於閭閻火災亦可畏請移 殯於壽康宮麟
趾以為移 殯于景福宮東宮資善堂則於 殯前即位之義
得矣而百官軍士朝賀侍衛亦無狹隘之弊仁曰正始正終一
也若 殯于東宮則降尊就卑於義未安詗以為仍殯于此便
雖朝廷使臣接於此處卑宮室帝王義德亦何慚焉 令曰狹
隘之弊小而移 殯之事大成 殯于此為便○領議政河演
等申曰 大行王有遺教三日之內小食粥三日之後小食食
庶免疾病保全性命遺教昭昭今 邱下瘡瘡未盡平復固不
可不慎今當大事尤不可不自愛也請今日小進粥令曰吾知
此教當審處之○行夕奠百官哭臨○以江界節制使李穰為
守陵官○議于承政院曰 昭憲王后升遐後為作八相成道
之圖今不可更作此圖安平大君瑢欲成金字華嚴經造紙過
半寫經黃金可用四十兩今已備十三兩因此助其不足以成
此經何如且大慈庵無量壽殿但二間今為 父王加造一間
成釋迦觀音二相八安亦何如李思哲以為大慈庵 祖宗成

憲不可加造成華嚴經為便鄭而漢以為因安平而造經不可
作佛像為便○議于領議政河演左議政皇甫仁右議政南智
左贊成朴從愚工曹判書鄭麟趾禮曹判書許訥都承旨李思
哲左副承旨李季甸等曰 殯殿設法席三日七七日行水陸
齋小祥前作佛事二次至小祥亦作佛事小祥後別作佛事已
有前規何以為之僉曰 殯殿不可作佛事其他從前規可也
從之又 令曰水陸齋日乞食雜人母令入寺內別饋于寺外
○甲午朝奠宗親及百官哭臨如儀○河演皇甫仁南智朴從
愚鄭麟趾許訥李思哲等申曰 邸下前瘡未愈又發瘡臣等
不勝驚駭醫書云凡瘡口收斂之際尚忌起立行步揖對賓客
登陟臺榭運動支體寒暑勞倦正宜調節飲食以待瘡癢平復
精神如古氣力完全方無所忌今瘡瘡未完而適遇大變廬于
寒冷之處出入 殯殿運身哀慟醫書所云不可不慎 邸下
為 宗廟社稷生民之主其可不自重耶請退居東宮調攝
令曰予瘡瘡一日一入 殯殿大臣之言不可不從予當二三

日停起動調理退居則予不敢請之再三 不允○小斂宗親
及百官哭臨○夕奠如儀○乙未朝夕奠如儀○司憲府申去
年因旱諸道農事不登京畿尤甚民食不敷無識之徒不顧後
日糜費酒饌誠為可慮大小祭享及各殿各宮供上朝廷使臣隣
國客人支待外中外用酒一禁何如 從之○丙申朝奠如儀○
大斂宗親及百官哭臨○夕奠如儀○成殯宗親及百官哭臨
○丁酉朝奠 王世子率宗親及百官成服哭臨○上以冕服
受命于 柩前出御 殯殿門外帳殿行即位禮如儀悲泣不
自勝衫袖為之盡濕 上釋冕服及喪服○禮曹判書許訥以
頒教時百官服色往議于政府河演朴從愚欲以喪服行事皇
甫仁南智鄭萃欲以朝服行事議不一 上曰初 父王詳定
禮文即位且欲不用吉服况頒教書乎遂以衰服設虛位頒教
如儀教書曰恭惟 太祖肇造鴻基 太宗克光前烈我先
父王纘承丕緒勵精圖理禮備樂和中外寧謐三十三年于茲
矣第緣宵旰萬幾加以 聖學不懈過於憂勤遂致疾疹爰命

寡昧絜決衆務庶幾怡養萬壽昊天不弔奄棄臣民曷勝摧怛
宗戚臣寮以為大位不可久曠合辭牢請勉循輿情於景泰元
年二月二十二日即位念惟負荷之重若涉淵冰屬茲初服宜
布寬條自今月二十二日昧爽以前除謀叛大逆謀反子孫謀
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蠱毒
魘魅但犯強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
以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嗚呼庶政悉有成規然持
守雌艱尚賴大小臣隣慎守舊章同心協輔永孚于休故茲教
示想宜知悉○議政府來問安仍請移御于議事廳調理上
曰安矣移御則予不敢○時王世孫移居于李李甸第將欲
成服上以世孫喪服議諸政府河演等啓曰世孫年幼然有
君臣之禮服斬衰為可從之○命還給犯罪人職牒犯賊姦詐
情可恕者犯奸娼妓者疎薄正妻不棄者壓良為賤罪不至求
不敘用者○設初齋于大慈庵○戊戌告即位于宗廟社稷
輝德殿永寧殿○皇甫仁南智朴從愚鄭萃等啓曰請移居廬

次勿起居又小進酒及飯以及大君諸君以終大孝 上曰予腰間之瘡向愈膝上之瘡今無痛患退居廬次予不忍為其餘予當從之仁等更啓曰方今中國大亂我國後門隄備不可不慮國家多事未有如今日者也况日本國王使臣亦來 殿下思其大事之艱難善為調理以終大孝古人謂武王周公為達孝者以其克終大事也請 殿下於朝夕奠亦使攝行慎勿舉動禮文載朝夕奠及上食皆有 殿下行禮節次者欲為萬世通行之禮也今 殿下未寧強從禮文可乎 上曰予當思之○右贊成金宗瑞來自平安道入哭○來朝野人吾都里都萬戶童仁豆父子等言曰我等雖本係野人今居會寧府城底與平民無異過蒙 上德位至都萬戶願得喪服服之命製給○已亥 上退居廬次○庚子拜告訃請謚表箋左副承旨李季甸往景福宮傳表箋百官白衣烏紗帽黑角帶送于慕華館知中樞院事李滄中樞院副使奇虔奉表箋及 大行王行狀以行告訃表曰自因薄祚遽遭閔憂難堪荼毒之懷敢謹訃告之

禮箋曰自緣薄祐遽罹大憂未堪在疚之哀敢展告終之禮請
謚表曰賜謚勸忠惟帝王之大典顯親致孝實人子之至情茲
殫愚衷仰干天聽伏念臣父先臣諱早承舊服邈守弊邦敬事
朝廷恒克勤於侯度乃嬰疾疹奄永辭於盛世若稽成規宜請
殊號伏望 皇帝陛下敦示終之義垂恤孤之仁遂令貞魂獲
被寵命臣謹當載興載寢思前烈而益虔曰壽曰康祝 皇齡
於罔極箋曰禮莫重於賜謚孝必期於顯親敢摠卑懷庸瀆聰
聽伏念臣父先臣諱邈處藩服早襲世封惟述職之是虔歷事
累代乃享年之不永奄辭明時若稽告終之儀顯望易名之寵
伏望 皇太子邱下敦勸忠之典推字小之仁導宣俞音特降
殊號臣謹當恒貢千齡之祝載賚重潤之歌○上謂議政府曰
予瘡今已向愈朝夕上食予欲出叅僉曰請更調理若起動則
恐復發 上曰俞○賜賻平右贊成崔士康妻李氏米豆并三
十石棺槨油芘石灰等物○辛丑安平大君瑢勸 上重新大
慈庵又寫佛經追薦冥福 上然之遂議可否于大臣大臣重

文宗實錄卷第十
四

違 上意僉議重新便至有獻議蓋以青瓦者司憲掌令金仲
庶啓臣聞時方印佛經且欲寫經又改造大慈庵佛氏之誕妄
奚待臣言人平時事佛固無有益身後亦豈有益哉且津寬寺
水陸社則 大行大王為 祖宗重創矣大慈庵改造非 先
王之志不宜汲汲於初政 上曰印經 父王所命寫經則前
此始為之大慈庵重創為 先王之事且與大臣議之仲庶更
啓曰臣聞各司所儲虛竭而中朝使臣將連續而來調度恐不
能支今大慈庵造成供億不貲請停之 上曰國庫虛竭予非
不知為 上追薦捨今不為何待○繕工提調左叅贊鄭奉兵
曹判書閔伸啓曰津寬寺乃為 先王設水陸之處故 父王
欲為重修措辦材木此則名正言順猶可也用此材木改構大
慈庵無乃不可乎且此寺今尚完固而毀撤重新侍從臺諫將
固爭不可儒生繼踵而起論諫不已恐勞 聖慮 上曰此寺
欲安佛像之處聞丹雘剝落故予欲改構耳奉等當初重違
上意略無諫止今豈不知 上意堅確不能從也恐人議已陽

為正論欲以免謗耳○壬寅日暈○掌令鄭之夏啓曰寫經印
經雖大行王后命如其非道則何必盡從大慈庵改創雖曰謀
諸大臣如其非理大臣之言豈可盡從合於理雖芻蕘之言何
可不從津寬寺水陸社為先王先后而設也其改創材木移
用於大慈庵佛殿臣等之意以為未便且大慈庵佛殿時當完
固而毀之尤不可也 大行王自寤疾以後凡於佛事無所不
至而無一事有效佛說之誕妄於此尤為明白今作佛事雖曰
為先王追薦以已往之事而推之則斷無利益矣且臣等竊
聞大慈庵蓋瓦燔造雖役遊手之徒然近年連連失農豈無糜
費 上曰言長故予不盡言追薦之無益予未洞知切迫之情
至於此耳之夏啓曰 大行王有疾故敢行佛事今即位之初
興作佛事造佛像臣等缺望 上曰 昭憲王后時 上教曰
以精勤而得生則天下豈有死人然使之精勤予所謂未能洞
知者此也且造佛像非予為之 大行王後宮所為予知之而
已矣之夏啓曰此雖出於迫切之至情然 上意已洞知其誕

妄矣既洞知其誕妄則宜速停之且後宮造佛亦宜止之上
曰先王所為之事以為非之而盡廢歟退而詳思之○大行
王薨夕後宮剃髮為尼者凡十餘人聚各宮善刺繡入于內繡佛
又於外鳩集工匠造佛像令僧徒幹其事○守陵官李穰來自江
界入哭居廬次○癸卯議政府啓曰病當慎於小愈請須勿
動上曰予安矣○司諫院右正言柳孝潭啓曰佛氏誕妄古
之聖賢論之已極上鑑亦已洞知矣請停造佛印經上曰
予未洞知其虛妄但於迫切之情為父王為之耳別無他意
昨日憲府已知予意孝潭啓曰若佛有神効臣等亦當請行之
大行王近作佛堂朝夕至誠供佛且當未寧又集名僧于內
室以行精勤少無成效昔昭憲王后時上與諸大君徹夜
精勤終不得効臣等益知佛氏之誕妄臣必得請矣上曰昔
丙寅年有司以精勤無効請奪僧所得布施上曰人若精勤
而得生則天下孰有死者乎○司諫院上疏曰竊觀夫子之言
曰攻乎異瑞斯害也已蓋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佛氏

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而易以溺人也然必斥之甚勤闢之甚力則邪誕妖妄之說無自而入於其中矣恭惟主上殿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固已灼知釋氏之誕妄矣當父王殿下病漸瀰留之際殿下請禱迫切之情無所不用其極命就緇徒精勤內室二三晝夜上下勤恤猶不得少延彼佛其謂有加彼之力乎其不足信也明矣况今殿下居憂正當慎終于始之日也一依文公家禮不作佛事喪盡其禮祭盡其誠此臣等之望也今聞印經造佛糜費不貲臣等缺望不敢緘默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民雖勤力南畝一仰於食猶為不足於用况印經造佛之費米幾石也布幾匹也京都士女競趨樂勸瞻奉捨施惟恐不及弊將若何連年飢歉不免救荒今年歲事不可逆料也追薦佛事雖未能遽止命罷印經造佛之役以副臣僚之望上曰造佛像大行大王後宮所為予弗知也然後宮以迫切之情而為之子豈忍止之乎印經則大行大王為寡躬已嘗措置予亦近日始知雖欲止之未由也已○掌令鄭

之夏啓曰造佛創寺寫經印經等事雖曰先王所為不忍輕廢豈可以無益誕妄之事行於即政之初乎且聞青瓦燔造所入財力浩繁故我國但於勤政殿思政殿蓋覆而已文昭殿宗廟尚且不能豈可為之於佛宇乎臣等詮聞我國糧餉古有五十餘萬石中間有二十餘萬石今至於一十餘萬石青瓦燈籠糜費不貲若不創寺則燈籠之造亦可已也上曰燈籠則非新造也因舊修補耳青瓦財力頗多且若等以為不可故停之之夏曰印經則大行大王已曾措置臣等未敢強請造佛雖曰後宮所為然上已知之則豈可不禁乎請并停之上曰如可聽也豈待屢請予不能從也○甲辰設二齋于津寬寺○三月乙巳朔日暈○朔奠如儀○集賢殿副提學鄭昌孫等啓曰臣等聞造佛寫經與大慈庵改造等事大臣臺諫極言而未得蒙允臣等願特命停罷以從衆論又聞後宮多剃髮此前古所無高麗崇佛然未聞後宮剃髮者至我朝亦未之聞也後宮雖欲削髮豈能不啓而擅為之也上知之亦不宜輕許伏

望痛禁 上曰佛事 先王時若等極言之而不得請今此等

事 先王曾已措置予以迫切之情焉能已之况謀諸大臣而

行之乎昌孫啟曰凡事雖 先王所措置若未合理則不必盡

從臣等以為土木之役大興於初喪誠為未便 宗廟社稷雖

有傾圮之處猶不敢修改况其佛宇乎津寬水陸社為 先王

先后而設也改造之備 先王已曾措置矣然今當國葬山陵

調費頗多及此時而改造猶為不可也大慈庵則其初為誠寧

大君而設也今而改造亦非 先王之命也而間閣完固其可毀

而改造乎今又燔造彩玉臣等詮聞以佛之故而各司所需之

物蕩盡無遺必將引納乎民矣預輸來歲之貢俗稱引納當即政之初崇信

異端而傷財害民德澤不降于下則臣等恐民望缺矣昔壽康宮

雖有一二剃髮如此後宮削髮之多千古以來臣等始聞之矣

上曰臺諫所言與若等之言無異茲故停青瓦燔造燈籠則

因舊修補大慈庵非予志也向者 先王印經置于此予亦欲藏經

于此但狹窄故改造各司所需雜物之虛竭予已知矣然當為

上薦導之事豈可計其有無乎若未及此時而改造則事必稽緩矣後宮剃髮先王尚且不禁予安能止之乎昌孫等更啓曰即位之初崇佛非美事也臣等深惜之當令各司奔走無非為佛也大慈庵改造雖謂為上薦導若有益於薦導則臣等亦臣子也安敢止之乎臣等以謂昭憲王后與大行王時其為誕妄益著矣或有可格之理則雖一間茅屋誠心事之天神猶可格也豈必營建大寺而後感格乎財力之費不可勝說况大興土木於初喪乎津寬寺亦當赴山陵後改造上曰若等之言然矣然盡從人人之言則安有成事之理乎予前日諭臺諫詳矣若等豈不聞乎更無答辭初喪不可多言若等來言故予不得已而答之耳雖有可言之事予未能悉言若等其退而更思之○司憲府大司憲李承孫等上言曰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行為國者苟不辨是非分邪正混於所施則政事差爽而國非其國矣臣等近將印經寫經造佛燔瓦燈籠佛宇停罷事由再瀆天聰獨青瓦一事得蒙俞允其餘竟不允許

臣等不勝痛憤臣等切惟佛氏之教本西域之一法悖中國之
三綱近理亂真迷國蠹民莫此為甚在 殿下明睿之鑑必痛
照其誕妄豈有信惑而歸依者乎第以 殿下之孝思出於天
性凡所薦導無所不用其極而為之孰不感動其誠心哉然而
臣等以謂唐虞三代佛法未入中國熙熙皞皞泰和雍熙之治
卓冠千古非後世之所能及也三代以下浮屠之說濫觴於漢
明滔天於梁武創寺印經歸依非不至也而禍患相仍飯佛齋
僧祈禱非不勤也而年代尤促佛氏之玄接果安在哉且以本
朝之事言之或值旱乾或因疾疹哀集緇流曠日祈禱天不下
雨年穀不登病不平善而弓劍忽遺釋氏之陰助亦安在哉考
之前昔既如彼驗之當今又如此佛不能禍福於人世也章章
明審且人主一國之儀表京師四方之根本人主所為一國効
之京師所尚四方則之况 殿下新登寶位勵精圖治闢異端
扶正道以新一國之視聽以正四方之儀表此其時也乃何首
唱事佛之舉以駭衆聽乎臣等慮恐下民之愚易惑而難曉其

心必曰以 殿下明睿之鑑在此初服尚且尊崇而信事之我
等何人吝惜財產必將傾家破產燒焚頂指未有紀極傷風敗
俗職此由之非細故也本朝南北有警糧餉不可不儲水旱愆
期民食不可不蓄也京倉所儲不過十萬必當停不急之務擢
節減省以備不虞之秋也矧茲金銀非本國之產而用之於寫
經燭炳本為兵器而用之於燔珠其他供億之費不可勝記脫
有緩急驅縑流以禦敵乎販經文以救飢乎是不可不慮也事佛
薦亡明有所徵則凡此所需雖至巨萬孰敢吝惜不然則莫若
停罷節用之為愈也至若大慈一審棟宇凌雲金彩耀日窮奢
極侈足為識者之恥也何必更起層閣然後為演福之所乎况
大行大王為 祖宗欲建水陸社於津寬捨此而移用材木
於大慈庵可乎我 太祖太宗親覩麗季信佛之禍京中則革
五教而置兩宗外方則酌寺社而量減之收田民以絕供佛之
資禁私度以杜為僧之路 大行大王善繼其志屢下沙汰之
教使邪說不得肆於其間灼見佛氏之妖妄而為之禁防耳今

雖停此數事不拂乎 父王之遺意而允協於 祖宗之至意
臣等稟性庸愚識見淺陋誠不足以格君力不足以回天仰冒
雷霆之威不勝隕越之至然而攻乎異端聖人之訓明矣不作
併事先儒之論至矣臣等安敢卷舌自保使 殿下信佛之名
垂於青史也此臣等愛君之誠心必欲致君於無過之地也伏
望 殿下俯循輿情亟收成命痛絕邪妄之根垂示永世 上
曰為 上之事予心以為有益而為之難回此心燈籠當初欲
新造今則仍舊修補而已毋更言之○上謂承政院曰名臺諫
說不可停寫經造寺之意李季甸等啓曰是使之不諫也似乎
不可臣等以謂停大慈庵之役合力於津寬而為之可也津寬
乃 太祖為祖先而創也列聖因之今以圯毀而改構無害於
義誰敢論說集賢臺諫亦且不言 上乃手書津寬不可之意
以示其書曰津寬不可者四雖作新法堂舊寺狹陋不能作大
佛寺今國之力不能數年內可辦津寬恒居之僧本少若置新
佛新經則防盜為難今國之力必不能使百餘僧恒接津寬雖

非今日前已定其重創國已備辦到力然則今日為 上追薦
之功德何在今造津寬以新成經藏焉則是以大慈庵為不淨
也然則在前為 王妃所成經亦移津寬然後可也然曾有上
旨不可移也既不可移則今所成經亦當聚於大慈然則今所
成佛亦當聚於大慈庵然則雖成法堂既不藏新佛新經則為
上追薦之意安在大慈庵不可棄者二自 太宗以來遺教不
無且 上鑑嘗所護念之寺也去丙寅冬 上教 太宗兩位
施食及我之後事皆大慈庵為之是以來三百石為寶長又凡
所成佛及經皆使藏於大慈庵丙寅追薦既於大慈庵為之而
上鑑不以誠寧齋官為嫌或疑無水然今為新井生於巖下可
給佛供或疑成抑之墓為近然 上教會定使葬其處亦不以為
嫌近今新創法堂不可已者二今所成經今所成佛及今印華
嚴法華大慈庵內無可藏之家故不得已加造或疑毀其堂堂
之殿然不毀而新造則今之力役尤加焉然毀與不毀在安平
之私計較耳國何與焉丙寅追薦則 上鑑俯為 王妃多所

抑情不敢展其財力今則臣子仰為先王比於丙寅追薦當
有所加宜矣故我議於大臣以此三間法堂為有加耳此外一
依丙寅規式而燈籠則今又不新造矣仍教曰後日臺諫之來
并說此意○上命年七十以上大臣食肉○丙寅左獻納黃孝
源啓曰臣雖是小臣為上之事若有益則雖竭盡財力而為
之何敢請停乎古昔帝王論治天下國家皆不外乎日用人倫
之事而於異端則猶且排斥之未聞異端有益於治天下國家也
即政之初敢為此事何也上曰汝等以為用金寫經近歲所
無太祖時事予未及知太宗升遐而大行王用金寫經
去丙寅年為王妃亦用金寫經何故言用金寫經始於今日
乎汝等以為即位之初宜當正始佛事不可為也然捨此時而
為之何時孝源更啓曰以儒道言之孔子之道正道也故就日
用人倫見於事跡當行者言之佛氏之道虛誕故以未來不見
之事言之佛氏之誕妄殿下所素知也且朱文公先正也詳
定家禮以為不作佛事凡朱文公所定之禮一皆取法而獨不

作佛事不取法何如 上曰必欲改造大慈庵者欲置前此所
成之經及當今所成之經也予之為 上追薦之心不可回也
孝源曰臣等之意欲將已成之經文寺社而火之使斯道大明
而已○臺諫合辭請停佛事 不允○丁未 殯殿都監提調
鄭麟趾許訥鄭陟等啓曰冕服用於斂襲古之制也是故 太
宗時用於大斂今冕服但有欽賜一件及 大行王模樣命造
一件而已欽賜之服固不用於斂而本國所製之服 大行王
欲傳之萬世故不得用於斂襲臣等更思之古制冕服山龍華
虫宗彝火繪於衣藻粉米黼黻繡於裳今別作冕服如儀佩用
藥玉圭用南陽玉安於外擇官則製造易而於古制得矣 上
曰卿等之言是矣以本國所製之服用之何如麟趾曰本國所
製之服 大行王命用欽賜之服體製造之欽賜平天冠有欵
側處尚衣官欲平正製造 大行王止之一從欽賜實欲傳之
萬世也請改造冕服用之尚衣院啓欽賜及 大行大王命造
之外別有一件乃祭時所御命議于政府及麟趾訥皆曰用此

可矣。從之。○禮曹判書許訥啓曰：歲在丙寅，昭憲王后升遐。大君諸君於進香爭相華麗，極為侈羨。其時因禮官啓立法定制，今亦不無此弊。大君諸君於國喪，他無盡心處，極致誠敬，固為美矣。然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請依定限，毋得過制。上曰：予當曉諭。○風水學提調崇德大夫李正寧、工曹判書鄭麟趾、仁壽府尹朴堧等啓曰：大行王教曰：大夫三月諸侯、五月天子、七月之法，固不可以拘忌而變易也。其中曲節亦當分辨。來六月乃國葬，定期不可改也。以陰陽書考之，五、六、七月皆墓龍在塚之月。若從陰陽書，則今當合葬。此月毀前陵，不可當於四月始事。至六月十二日而葬，則庶不戾於拘忌，而合於五月之制矣。上曰：當議諸政府。○臺諫合辭啓曰：今臣等及復思之，即政之初，先作佛事後世，以為何如？且聞殯殿使僧施食，大內造佛，夫施食乃僧社所為之事，殯殿非其所也。佛像造於民間，且不可況於大內乎？殿下此舉，雖因後宮之請而為之，願斷以大義而停之。上曰：殯殿施食，但三日。

而已且。太祖升遐而太宗於闕近處。文昭殿印經今闕。內伺妨。○集賢殿副提學鄭昌孫等進封章其辭曰。臣等昨請罷造佛造寺寫經及禁後宮剃髮等事。未蒙俞音。不勝憤悶。更冒天威。敢進瞽說。恭惟殿下初登寶位。一國臣民。顙望惟新之治。其於一事之作一言之出。比如日月之升。有目莫不見。雷霆之發。有耳莫不聞。固不可不慎其始也。昔仲虺之告成湯曰。慎厥終。惟其始。伊尹之戒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殿下承祖宗基業之大受。先王付托之重。為一國宗社神人之主。殿下。一身非殿下所得而私也。宜先廣延衆論。以開言路。排斥異端。以扶正道。節財用而寬民力。肅宮壺而正家法。兢兢業業。克慎厥始。使言動施為。光明正大。無所差謬。以副三韓億兆之望。以開千萬歲大平之業。今踐祚甫爾。中外庶官。承稟奔走。無非為佛之事。以累初政。宰執言之而不從。臺官諫之而不聽。即位之初。便有可諫之事。已為不義。言不從。諫不聽。使一國臣民。罔不缺望甚矣。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太宗初

年樂於聽納惟恐人之不言晚年勉強從之頗有難色魏徵尚
憂其漸上疏論列 殿下則非惟不能樂聞且不能勉從大抵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况始之不有而終其可望乎若曰 先王
之事一朝盡變情實不忍則臣等以謂 先王為佛之舉特晚
年事耳恐未為三年無改之道也若果不可改之事孰非 先
王之臣子而必欲沮遏以違 殿下之孝心乎 先王末年屢
經悲患加以疾疹鬱鬱無聊始為佛事羣臣縱知其不可恐驚
聖慮未能力止夫以崇信未深而其弊至於僧徒橫行郡邑
或憑藉官威或依托勸緣奪民口中之食以資供億剝民體上之
衣以塗土木人勞財竭其害已甚 殿下宜當抑損漸以斷絕
豈可謂 先王所為之事不可忍罷而因之增之轉令滋蔓耶
太祖時佛事頗張 太宗闢之十去八九樂絕根株然猶不
失為聖孝豈可篤於小仁忘其大義反崇奉而張皇之乎若曰
為先王追福不可不急則臣等以謂佛氏之誕妄以近日目前
之見足以驗其未來 殿下既已見其無益而又欲為 先王

追福於冥冥不已踈乎傳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我國家近因水旱相仍邊鄙有警賑民飢運兵餉國庫已罄加以數年以來橫費浸多金銀錢穀綾羅布帛至於油蜜果蔬之類所儲告匱而當該官或轉請他司或收買民間僅充所需今茲喪事方殷調度甚廣其勢必預納來歲之貢賦矣吾民安得不重困耶國無三年之蓄國祚其國矣况無半年之儲寧不寒心當此之時所宜盡停百務惟治喪事而已顧於宅憂之初哀集工匠多作佛像或造寫經花牋或燔燈籠彩玉凡所糜費既為不貲又慮安佛藏經之無其所則毀大慈已成之佛閣增而大之與山陵之役同時并舉猶恐或後臣等聞其佛閣棟宇修廣金碧照耀費已千萬今又撤而改之此亦可惜也雖曰只役僧徒不關於民然其供費出自何地敢為此萬萬無益事耶若曰此事已與大臣共議則大臣之贊成此舉臣等實未知其可也人君聽言但觀其是非得失而取舍之豈可以大臣之言而一一盡從是則 殿下欲排衆論而幸大臣一

時承順之言以為辭耳。若曰：太宗宮人亦有剃髮而先王莫之禁，今後宮剃髮焉得而止之？則臣等尤切痛心。夫以母后之尊，尚有從子之義，後宮剃髮豈能自擅假有？先王遺教固不可曲從而順成之，况無先王遺命，則尤不可使平昔奉御先王者即於憑几之夕，毀形變服，盡為緇髮，以駭觀聽。其在殿下，孝誠天至，事親如在之心，能自安乎？太宗宮人縱有一二剃髮者，非若今者一朝之間，合宮為尼，傷心慘目，有不可忍言者矣。今以太宗宮人之剃髮為祖宗故事，而不之禁，則後世子孫亦必以此為家法，而未流之弊，王后必為尼，王子必為僧，將無所不至矣。家法之毀，危亂之機，未必不自今日始也。夫舍已從人，改過不吝，舜湯所以為聖也。伏望殿下，夬決無留，渙發綸命，亟停此舉。則言路開而讜論進，邪說息而正道明。勞費省而民力可紓，宮闈正而家法益嚴。初政之義，有光於前烈矣。嗚呼！生民之休戚，世道之污隆，國家之安危，運祚之長短，靡不在此一舉。願殿下更留三思，更留三思。今方諒闇，哀戚

之時臣等不宜嘒嘒以煩 聖聰特以此事干係匪輕一失機
會噬臍無及臣等職忝侍從義難舍忍敢此塵瀆 上曰他無
吓言但為 上之事未得從汝等言也且 先王時事何以成
書來乎昌孫等啓曰以言未得盡陳之事以書可言以書未得
盡陳之事以言可言前既以言陳之未展心懷故更作疏而來
上曰已與大臣議之汝等勿言昌孫等啓曰大臣之言若未合
理則豈以大臣已議而不言乎雖人君之事有不當則當極
言其非也况大臣乎古人云衆論皆合則與聖人之言無異今
臺諫與臣等二十餘人咸曰不可而 殿下徒以大臣之言而
不辨是非臣等深惜之 上曰予之所言不過前所言耳須議
政河演見疏內 殿下欲排衆論而幸大臣一時承順之語怒
而起曰吾將聞于 上罪之矣右贊成金宗瑞曰 上每與臺
諫儒生言曰佛事吾謀諸大臣而為之雖聞于 上集賢儒生
豈無可言強止之初 上欲改造大慈庵無量壽殿召議政府
議之左贊成朴從愚獨曰新政之初民未見德而先為此事臣

雖無知斷知不可○議政府率百官進香○上出示首陽大君
琛安平大君瑢上書于承政院曰此意善下議政府議之其辭
曰臣聞獻納臣黃孝源昨日因諫佛事而來不允私謂承旨臣
鄭而漢曰吾等之意欲盡焚今昔所造佛像經寺臣今在不言
之日而聞如此不忠之說不勝痛憤欲面陳請罪而 殿下
居憂戚臣雖日日進見而未暇長言敢昧死上書具陳所懷孝
源仕 先君之朝已為諫官曾無一言及之而今乘升遐之初
乃公然說之無所忌憚是以 先君為必拒諫又恐降罰又以
為不足諫也而不言到今以為無能為而斯倍之也以新君無
足畏也必不罪我矣是過 先君也弄新君也豈人臣之道耶
此正謀反大逆靡所不為者也孝源得罪 宗社天下後世死
有餘辜 殿下寬仁大度雖不欲殺而 先君之罪人焉得而
寬之乎宜處之極刑以正君臣之大義春秋大經大法固以誅
意為先聖人之戒嚴乎哉孝源自欲高尚則雖盜名偽行以是
君不足事以是祿不足食以是邦不足居諫不聽言不行納履

而去雖之日本野人琉球南蠻惟意所適人君何得以法拘留
之於境內今孝源不能高尚北面事主食君之祿衣君之衣立
君之朝居君之國一生所資莫非君息宜思盡忠以報罔極乃
畏威則鼠伏貪利則苟祿乘喪則斯倍釣名則誣主羅織君過
好訐阿媚人臣之道固如是乎人臣之道善則歸上過則歸已
書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孝源不得允命於上而私與而漢發
憤怒之言自賢自正自是自智自直自明自大自高如是則我
正則誰為邪我是則誰為非我賢則誰為不肖我智則誰為愚
我真則誰為曲我明則誰為暗我大則誰為小我高則誰為下
且憤怒之色向之於誰耶孝源非獨辱先君過先君棄
先君乃弄今上輕今上蔑今上無禮之至橫逆之極君
臣大義掃地無餘彌天塞地竹罄難載此真人得而誅之者也
語曰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有小犯上亂之本也今
孝源之所為雖有挾私輕薄者釣名右之莫能言其發於忠誠
與不犯上也不發於忠誠則何所發耶非不忠而何好犯上

則非作亂而何漸不可長孰大於此原孝源之志若焚毀先君之所造則其心以謂先君在天之靈喜乎怒乎不亦舍寬於地下乎此其臣子忍殺之言乎國之養士將以忠愛於君一誠事主存淳守禮正倫安分也孝源所為有一宵於此乎若孝源得漏天網則求名之徒益將奔走焉不已莫不以力相加憤恨爭勝尊卑無別貴賤無分上下無辨君憂則倍之親老則棄之禮義之邦翻為禽獸之鄉彼髮左衽至於相啗食矣學孔子之道者將弑父與君視為常事孰正其綱紀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親君子遠小人君之大德也今孝源者非只敗國之小人乃叛君之大賊也一國臣子所不與共立朝廷者也以是觀之則大臣之從命諂而小臣之彰惡忠乎大臣則以為佛事雖非而迫切之際何所依乎何忍禁止乎小臣則以為先君既逝新君初立無所畏耳誠是釣名之會如欲釣名莫若攻君二者之間忠逆如何殿下如以今方居憂諒陰之時不欲置諸極刑則付下罔上是古非今之徒不復審其真大亂之道而

革面爲狙于長姦靡有紀極徒逞口給挾詐雷同成黨悻悻慢犯分自中相尚推爲豪雄朝廷成風國家將危夫履霜而堅冰至君子謹微書亦曰愛克厥威允罔功威克厥愛允濟伏惟殿下從一國之所望勿以一人亂家國正始剛斷九五之德也臣不勝痛憤之極臣若聞辱先君之言而不陳則是同流於不忠不孝永不見先君於地下矣敢昧死以陳○大慈庵赴役自募僧人令三時供饋優給布施然時無一僧來赴者更定限自願受職僧人公糧則百日私糧則五十日爲準自願依止寺社完護僧則計其赴役日多少限年完復有能招集僧人者則計其招集多少賞僧職○國葬都監啓太宗喪葬儀軌載金竿子銀竿子用貼金銀塗付鏡匣用泥金畫成昭憲王后喪葬儀軌載竿子鏡匣皆用朱紅著漆今大行大王國喪時竿子鏡匣請依昭憲王后時例從之○傳旨禮曹津寬寺水陸社蓋瓦燔造加定僧軍慶尚全羅道各一百五十名京畿黃海道各五十名開城府一百名各其道監司催督上送依前

例役二月相適且催督之際不無騷擾僧之造佛宇非他役比
曲盡開諭勿令侵迫○戊申臺省交章其略曰臣等竊惟傳曰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只在人主謹好尚耳而况 殿下嗣
服之初尤不可不謹其好尚也今方在喪經之中煢煢哀慕講
求禮經凡所施為一循乎理不雜於邪迫切之情如是而已彼
造佛燈籠寫經印經增廣佛宇真虛誕耳 殿下天縱聖學灼
知佛教之誕妄安有誠心崇奉之哉誠如傳旨所謂迫切之情
自不能已也然後世安知其 殿下非真崇奉者哉夫祖宗所
為子孫萬世之儀則也 祖宗偶成佛經而後世遂為家法是
釋氏幻妄之教無時可闢也可乎哉大慈庵無量壽殿窮極華
侈金璧耀日丹青熒月雖仍舊貫而不加廣亦足以為度經之
所矣豈必崇高其層增廣其址然後足以為之乎今已造之佛
雖不必毀已成之經雖不必火豈復有加造佛像加印佛書增
修佛宇而取後世之侮笑乎且國家連歲不稔民食不裕髡首
之徒錦繡其衣精鑿其食軍國之需蕩然一空脫有變急雖千

百緇流安能控弦而赴敵乎臣等益為殿下惜也伏望闕異
端扶正道新一國之耳目立萬世之綱常則殿下從諫之名
垂於竹帛矣上曰若等所言皆前日所言予亦更無答辭黃
孝源等啓曰臣等庸愚未知佛法之是非然古之聖人論佛氏
之非且集賢殿皆博古之儒以言以疏諫之而不聽大臣亦有
諫止者而亦皆不聽當即位之初不師古制不從衆論深以為
憫臣等雖死期必得請而後已焉上曰予之所為不為非也
孝源等啓曰臣等觀祖宗成法新創佛宇金銀寫經棟樑借
人禁止之法著在元續六典及教旨假使有犯此法者有司執
以論請則殿下將何以處之即位之初毀祖宗之成法臣
等深憫上曰向者李順蒙奴婢誤決改分揀事下傳旨于有
司有司進曰官吏遼代後分揀已有成法當時官吏未盡遼代
於此法何如父王傳旨曰法者有司之奉行耳特旨則不在
此限若等思此父王之教則可知矣○己酉蕪成均司成尹
祥等上書曰臣等竊聞方今建佛殿造佛像寫佛經燔纓絡珠

之役一時並作未知其所爲也若曰刺此功德有益於薦導則嚮者昭憲王后違和之日命聚緇徒精勤禱佛於禁中又於中外佛刹無不奔走以冀冥祐竟未得效及今大行大王不豫之時至誠祈禱倍於前日亦不少延佛不足信已有明驗當今山陵之役治葬之備事有定期不可不急當此之時雖有不得已廟寢之營宜若小停况於可已之造佛等事乎苟不停罷則其供億之費不貲亦將何以支給乎近年凶歉相仍京外蓄積一空於賑卹若將少餘之資復糜無益之事儻有年又飢饉邊警且起其賑恤之備糧餉之需何自而出乎食者民之天而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其時今嘗農務方興其可急急於無益之事乎况殿下嗣位之初萬化惟新臣民顙望新政以上厥終無一非斯民之所效今在衰經之中一遵聖賢之制盡其喪禮而已若先急於事佛則臣民皆謂以殿下聖明之資歸佛之勤如此其亟矧我愚輩敢不瞻奉乎競趨舍施傾財破產無所不至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殿下回日月之明亟收造佛

建寺寫經燔珠之命以新臣民之視聽藝文奉教孝長成均
博士金煒校書郎秦有經等上書曰臣等竊謂人主一心萬化
之源生民之休戚國家之安危係於一念敬忽之間甚可畏也
我朝自太祖創業以來聖聖相繼為治之道動法皇王中外
寧謐萬姓悅服六十年于茲矣生民無祿昊天不惠大行大
王奄棄臣民四方皇皇如喪考妣及聞殿下即位之教民雖
老羸瘠疾莫不扶杖延頸想望祖宗之治化此正殿下法
祖宗之治布惟新之化以謹厥始以收民心之時也不遑他及
而汲汲於建寺造佛印經寫經以至佛殿莊嚴莫不窮極奢麗
其勞費奚啻巨萬雖當民心素服財用有餘之時人君固當節
用愛人不可以無益之事而傷財害民也况今方在初服德澤
未洽用度浩繁國用虛耗殿下曾不慮此而大興工役以事
浮屠為初政之先務未審殿下以是道而嗣祖宗之盛德
乎以是道而壽國脉於無彊乎臺省侍從左右之臣咸曰不可
固請停罷殿下拒而不納甚甚宗社生民之福也殿下

下教諫臣曰予誠以事佛薦導為有益於先王故不從汝等之言若然則諸臣之諫止者是皆不忠於上而不欲有益於先王者歟審知事佛之無益而深慮百姓之缺望財用之虛竭以致國勢之抗禦故拳拳懇懇不能已也夫太宗之革寺社收奴婢去高麗積年之害大行大王之在位三十年間其以斥佛汰僧者無所不至此殿下之所知也但大行大王晚年倦勤屬庶務於殿下而優游怡養偶有佛堂齋僧之事殿下何即位未閱月而及效先王晚年之失不法先王勵精之時與夫太宗之成規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之不謹臣等未知厥終將何如也可為痛哭者此也且後宮祝髮臣等尤切痛心昔太宗升遐後宮有欲祝髮大行大王不可而止之今何不然遂使桂掖椒房反為方袍之所處而邪妄之禍自宮中導之臣等深為殿下惜之伏望殿下廓揮剛斷俯從輿情亟停無益之費禁止後宮之為尼以正其始以節國用以固邦本以安宗社不允仍傳教于尹祥三館

等曰若等之言與臺諫之言無異○成均生貞卓中等上書曰
臣等竊觀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雖有
其始而或無其終者有之未有無其始而能善終者在昔唐
之憲宗勵精于始彌稱賢君而終迎佛骨梁之武帝始雖勤於
政事終有佞佛之惑臣等不知惟此二君未孚于休乎在我朝
太祖康獻大王應天開國鑑高麗事佛之禍首革內願堂以
新耳目 太宗恭定大王嗣守丕基盡革寺社收其土田臧獲
以充軍需惟 新陟王善繼善述禁建佛宇命罷新造且令僧
徒不得出入城市童稚之輩勿許削髮邪妄之根幾乎絕矣迨
其末年憂患之極事佛漸勤臣等竊深惜也今我 至上殿下
承付托之重即政臨民雖在憂服之中此正惟新厥德謹終于
始之日也乃於更始之初首惑異端之說或造佛禁中或煇金
寫經以至營建佛刹燔造珠珞刻意事佛靡所不為一國臣民
更始之望缺矣不識 殿下此何意也夫王宮禮法之所存而
四方之取則者也乃命工匠聚諸宮掖督成佛像泥金華飾使

彼凶邪之物羅列左右是則 王宮髣髴乎桑門矣又命儒臣磨金寫經使妖誕不經之說傳之不刊是夷狄之教大張而莫遏矣臣民之觀聽將何在乎臣恐不數年間舉國臣子必為沙門之弟子矣而况金銀非我國所產上國之貢既已請免豈可費於無用之地乎雖五尺童子必知其不然矣 殿下何不思之甚也傳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智也是雖不害於事君子以為不智矧今 殿下當圖政銳意之初命工鳩材改創大慈將使棟宇凌空華彩炫耀而後已人謂 殿下以為智乎臣等又聞燔造彩玉纓絡燈籠以極華侈之飾求媚於佛非特有童心弊將莫救矣昔在宋朝有臣蘇軾上書皇帝請罷燈籠尋蒙停罷之命又在我朝 大行大王特設佛事欲作燈籠政府大臣進諫蒙允以此觀之燈籠之事雖若小矣其弊不可不慮也夫彩玉必以焰焯燔之焰焯將用於火炮而禦敵也故國家不惜民力每歲莫取委差相望於道路人民搔擾於中外然則所係至重而功亦不細矣肆我 大行大王灼知其弊禁燔

彩玉誠羨意也今 殿下不念 先君之志輕費煇煇之重如
有不虞之變則將何以應之臣等竊意 殿下所以致意於此
者不過為 父王修真福以致其孝也臣等以為盡孝之道不
在於事佛而在於培植邦本不墜 祖宗之緒也我國家三面
受敵平時備禦尚不可緩况今達達陵犯中國天子北幸虐焰
未息勢將及我且滿住讎我國家報復之心未嘗忘也至於島
夷雖曰賓服而詐諉之謀誠不可測茲皆敵國外患不可苟安
而忽易也加以比年以來飢饉荐臻國無九年之蓄民無擔石
之儲此正 殿下務農重穀節用愛人之秋也乃何造佛寫經
燔珠建寺虛費國用重困民力乎所謂時屈舉贏者也當此之
時若有外患則士卒糧餉之費恐不可支也若財匱民困馴致
其極則邦本搖而宗社危矣其於繼述之孝何如臣等又謂居
倚廬之時所當急務者葬事而已佛宇之役何補於治而汲汲
於三農之日乎所謂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不能三年之喪而
總小功之察也若夫佛氏之害奚待臣言之贅姑舉目擊之事

敢陳瞽說伏惟 聖裁承旨鄭而漢見臺諫集賢殿成均館及
三館生員等上書請罷而 上猶不允遽作色而言曰 上方
哀痛迫切而為之諸臣何煩擾 上聰乃爾鄭昌孫聞之曰此
人曾已洩血於齒牙矣以而漢務為阿諛位至承旨故云○前
海南縣監琴以成家奴耕田得金佛一軀銅藏具其銅藏外有
刻書乃新羅時儲君王子為初郎大阿餐所造以成持以獻之
賜衣一襲○議政府啓臣等昨議黃孝源之事茲以孝源為是
但以因諫佛而錯言之耳今見兩大君上書果為有罪然不可
加以大罪宜召而責之仍令就其私第若科罪則 上裁命召
孝源謂曰前言已成經文與佛寺皆欲火之何經何寺欲火之
乎孝源對曰臣讀先正之書深知佛氏之非平時見緇徒如仇
讎此但言平日之素志也非欲火某寺某經也 上曰汝志如
此則興天 太祖之所創大慈 太宗之所建此二寺亦欲火
之乎孝源曰臣平日之志欲毀寺燒經使聖人之道大明於世
耳故言之如此若至施為則自有區處矣臣等累日進諫指言

新創之事而不言前日之事於此可知小臣之心矣 上曰儒
生當直實汝今所言未知何謂汝不能得請而發悖慢之語其
亦有思慕 先君之心乎下攸司推之當得重罪矣然以美意
來言故不罪之其往汝家○戶曹啓曾下教平安咸吉道居人
從仕于朝者聽其自願納穀本道以全羅慶尚道國庫米償之
然雜穀人所易備故咸吉道人所納類皆租粟蕎麥黍稷唐黍
積之累年終為無用况當緩急尤為難用請自今自願回換者
除雜穀皆以米納之 從之○一岐州倭藤九郎遣人獻土物
○庚戌大司憲李承孫右司諫大夫金新民等啓曰臣等聞昨
日命黃孝源歸家未得詳知其由臺省共諫佛事而有此命臣
等願各退家待罪 上曰此黃孝源自己之過非干卿等承孫
等啓曰今此諫佛非獨臺諫也集賢殿成均館三館以至生徒
皆以為不可是則國人皆曰不可請罷之 上曰予不得聽也
承孫等啓曰前日 上教曰汝等之言然矣予豈可聽也臣等
以為 上以臣等所言某事為不當理不可聽也則臣等當退

既曰汝等之言然矣又曰予不可聽臣等缺望。上曰前所請
卿等所言是者卿等據聖人之教而言也予不可聽者聖人雖
曰不作佛事豈如卿等固執不通乎今若盡去佛宇佛經盡髮
髡首則已矣若不如是則為上之事其可已乎卿等共知予之
不聽而猶如此敢言歟。○傳旨承政院曰儒生當質實我國風
俗輕薄昨日黃孝源所言輕薄孝源事。先王而發悖慢之語
其亦有思慕先王之心乎其令吏曹罷孝源職集賢殿儒生
近日亦將先王之事弄文封章予以為甚薄也時鄭而漢承
迎詰問孝源孝源輒不變辭而漢言於承傳宦者曰孝源自知
其罪言多無序故有是命。○駙馬光德大夫安孟聃進香自此
以後首陽大君瑑安平大君瑑臨瀛大君瑑率廣平大君瑑夫
人錦城大君瑜率平原大君琳夫人永膺大君瑑駙馬通憲大
夫尹師路和義君瓔桂陽君增義昌君玗漢南君玗密城君琛
壽春君玗翼峴君璉永豐君瓊寧海君璋各以次逐日進香。○
辛亥成均生貞元孝廉等上疏曰竊觀書曰從諫則聖又曰自

用則小自古帝王未有拒諫而能治其國者也故舍已從人帝堯所以為聖從諫弗拂成湯所以為賢君若自聖而言路不開則孰能忤人君之尊而抗雷霆之威哉今 殿下新服厥命嗣承大統國祚之脩短民生之休戚皆係 殿下初服如何耳豈意即政之初崇信釋教大興土木費財百端凡諸佛事無有紀極乎臣恐國家之事將日非而太平之治始虧於今日矣臣等俱將此意仰瀆 天聰惟庸罔念聞不識 殿下以謂倉廩實歟百姓足歟以佛氏之教為國之急務而不可廢歟何拒諫之至此極也臣等尤切痛惜臣等又謂臺諫人主之耳目朝廷之繩墨也將以廣聰明正百官舍此何以哉今也獻納臣黃孝源等剴切忠蓋盡言極諫是豈一身之計實愛君憂國之忠誠也 殿下非徒不聽又加貶黜以塞言路亦獨何心哉傳曰畜君者好君伏望 殿下思良藥之苦口知忠言之逆耳斥異端明斯道克盡謹始之道惟懷永久之謀 上曰予之不聽汝等豈不聞乎孝源非以極諫得罪乃以失言也生負金映璧啓曰

孝源之事臣等未知其實以為必以極諫而得罪臣等再煩聖
聰者但欲回天耳 上曰汝等之言然矣然發於忠厚之意者事
終無弊輕薄之弊不可勝言大臣之計豈不及汝等乎○設三齋
于大慈庵○癸丑左叅贊鄭奉兵曹判書閔伸都承旨李思哲往
大慈庵審改創體制○上曰詹事院司辟非常置之官其永罷
之書遊官姑仕集賢殿翊衛司仕本衛以待封世子○全羅道
高山縣花巖寺僧道溫擅自乘傳詣承政院告曰我能活人今
聞大故倍日而來時適有贊成崔士康妻死已成殯 上命承
政院令道溫試其術道溫至其第開屍見之曰今已毀爛不能
活也○蒸虞芮邑城周回一千五百尺○先是 殯殿朔祭百
官已齊班司諫院掾吏七人欲入門甲士拒而不納諫院拿致
甲士侵辱詰問鎮撫所啓擅拿禁軍下刑曹劾之諫院以刑曹
鞫問不公不服更下憲府○甲寅潭陽君璫卒 大行王宮人
慎嬪金氏出也年十二孝友溫仁謚懷簡慈仁短折懷恭敬行
善簡○議政府與六曹叅判集賢殿提學同知春秋館事以上

同議啓 大行大王謚號曰英文睿武仁聖明孝廟號曰世宗從之○先是潭陽君將娶中樞院副使南景佑女 大行王已有旨但未納采召政府及慶昌府尹鄭陟等議南氏服喪與否領議政河演等啓曰禮記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服齊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女亦如之 上曰吉日雖不傳教于女家既已筮日今使南氏服喪何如釋服後許婚乎否僉曰既服喪則無許婚之理臣等以為雖已筮日未納采勿令服喪 上曰 先王既已傳教于女家又已筮日意其合於禮文有吉之語服喪何如僉曰以禮文考之服喪不可以人情論之服喪可也 上曰予意以為服喪可也其令禮曹考古制○義禁府鎮撫楊脩為江華府使多欠國庫米穀憲府推劾以啓 上議于政府曰楊脩既為江華府使不堪其職又為軍器判事考居中罷職何如河演皇甫仁朴從愚南智全宗瑞鄭孝等議曰楊脩無入已之物交代官亦不無罪若罷脩職則並罷交代官可也然再經赦宥宜從憲府啓正徵虧欠物

從之○召都鎮撫鄭孝全金孝誠李仁和判院事韓確等與政
府同議曰平安道別置都節制使乎監司兼任乎江界朔州等
兩官各置都節制使乎僉曰別置可也 上曰然則擇可人以
聞演等舉中樞院副使李昇平以啓從之○以江陰令銀生為
潭陽君喪主○禮曹啓今在大喪不可為潭陽君停朝舉哀且
景佑女已定納采納幣及親迎之日服喪一如成婚之禮從之
○乙卯議政府啓方今中國有警我國備邊之事不可不慮若
中國歷代之事稽之史冊可知我國之事最宜先知而專不知
之甚不可也願自三國以至高麗彼敵來侵之事我國備禦之
策首尾得失詳考採摭以備觀覽 上曰此意甚善宜速撰集
廣布後撰成模印名曰東國兵鑑○丙辰日暈○工曹判書鄭
麟趾啓曰臣聞南景佑女服潭陽君服臣意謂雖曰已有定日
然考古制家禮議婚然後納采納幣又有請朝之節
而後行親迎之禮記所謂有吉日者納采納幣以後之事也今
未行納采納幣之禮與記所載有吉日者異矣且今日所為之

事當為後日之法後日宗親如此之類雖踈屬皆從此例乎景佑女若服喪當封爵夫人後日當入潭陽君之祠堂記女未廟見而死不袒于廟不祔于姑葬于婦氏之黨注以為未成婦也親迎之後但未廟見尚以為未成婦而不祔于姑今但以預擇吉日而未納采納幣之女祔于祠堂則於先王制禮之義恐未合也 上曰景佑女不服喪則許婚乎對曰君臣之間固不可論其餘不服其喪者則國家置之任從其意可也 上曰將此意速議于政府僉曰前日臣等亦疑有違於禮但以 大行大王素定之事故謂服喪可矣今麟趾所啓正合禮文宜從其議從之○丁巳日暈○開城府留守李季麟進香○許詡鄭麟趾等議啓曰歷代稱 世宗之主或以中興或以創業大行大王不如此而稱 世宗則欠記德之意而與歷代稱號之義不同請改 文宗以記實德 上曰雖稱為 世宗 先王之德孰不知之况於北方有功稱 世宗無乃可乎○司憲掌令金仲廉啓曰潭陽君避寓高仲陽之家仲陽不謹忌諱以致大故今

只令罷職請更推覈醫員等知仲陽不讓而不考察亦覈之
上曰若等之言然矣仲陽予將收告身醫員則自知其罪既啓
以不知雖令更推豈肯承服不可以此拷訊勿推可也○諭咸
吉道監司都節制使曰今來管押官唐夢賢事目 皇帝勅遼
東云宣府叅將楊俊於本年二月十五日率領官軍巡至野狐
嶺關外遇見賊臣喜寧率領也先哨馬二千餘人前來為寇生
擒喜寧并賊黨解送到京又虜中隨回搠旗高斌全備說即今
瓦刺人馬分為四路也先自來攻大同與宣府阿剌知院攻來
平等處達達不花王來攻遼東又有一支人馬來攻甘肅刻期
約定况今宣府又行禽獲喜寧解京此賊必奮怒其來必速不
可不慮爾等當謹慎備禦卿等知悉一應防禦諸事日加戒嚴
毋或少弛以備不虞且本道境連彼土且有親信野人右達賊
聲息連續秘密聞見如得的實一則飛報平安道一則疾速啓
達○戊午日暈○設四齋于津寬寺○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儀
禮聘遭喪入竟則遂也注云遭喪主國君薨也不郊勞注云子

未君也不筵几注云致命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今日
本國王使臣賫來書契禮物請依此制進于殯殿從之○禮

曹啓日本國王使臣拜殯殿儀注其日攸司設案於殯殿

中門外近北南面書契案在東黑漆函白又設案於中門外稍

東近北南向忠扈衛設使者次於大門內近南東向置書契禮

物案於次內近北西及通禮門設典儀位於中門外近東西向

通贊奉禮郎在南差退北上設使者位於庭中近南北向東上

異位重行使副為一行設席冊主押物侍奉為前行二刻兵曹勒

所部屯門列軍士如常使者至大門外通寧迎入次書契禮物

置於案上時至奉禮郎引使者入就位侍奉賫奉書契及禮物

前行立於使者前承旨出詣使者東北西向立通贊贊跪九贊及

傳旨通事傳言奉禮郎引使副少進跪船主以下皆跪侍奉以書契跪

授使者使者受以授承旨承旨跪傳捧置于案上退通事傳捧

禮物置于案上退復位通贊贊俯伏興平身使者皆俯伏興平

身奉禮郎引退復位通贊贊鞠躬四拜興平身使者皆鞠躬四

拜興平身司謁奉書契禮物入內奉禮郎引使者出就次小頃
奉禮郎引使者就位侍奉禮物前行置於案上司謁出詣使
者東北西向立通贊贊跪奉禮郎引使副少進跪船主以下皆
跪司謁跪聽使者言入內通贊贊俯伏興平身使者皆俯伏興
平身司謁出詣使者前立通贊贊跪使者皆跪司謁傳旨訖通
贊贊俯伏興平身奉禮郎引使副退復位船主以下皆俯伏興
平身通贊贊鞠躬四拜興平身使者皆鞠躬四拜興平身司謁
奉禮物入內奉禮郎引使者出就次○己未日暈○望奠肆儀
○日本國使臣景楞等二十五人詣 殞殿哭進禮物書契其
書契曰日本國源義成拜覆朝鮮國王殿下貴國自修鄰好
以來華席良藥等從貴國無時不來加之佛教東漸白馬蹄不
及茲方也教法流通自貴國然則止惡防非人皆受佛制無非
貴國之善功也爰有神祠靈威國人所崇重欲以法寶酬靈貺
也大藏經一部附回舶寄來非惟貴國至治餘慶遠及吾國神
祠更須達國人願望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采納為幸禮物鎧

一領黑漆鞘柄大刀一十柄練緯絹一十段塗金屏風一雙銅
鈹并提子各一十筒甘青一觔綠青二觔赤銅三百觔○議政
府啓東坡青郊相去隔遠請兩驛間復立招賢小站從之○庚
申日暈○慎嬪金氏為其子潭陽君璫欲印經文請于上上
給米五百石凡所需之物皆從其請時國家之事專在事佛國
庫虛竭民間騷擾大臣無有諫止者○議政府啓今過二十七
日請徒流以下啓達科罪從之○護軍金淡啓臣時無所為乞
還鄉里以終喪制上曰先王命名且有所為之事不可聽
○司憲府啓扶餘縣監丁時應賊吏之甚者會赦免放得保首
領雖不得依律斷罪追奪告身送諸遐裔終身不返以快人望
宜於咸吉道極邊郡縣全家入居然待贓物畢徵後入送則故
迎歲月不肯畢納令父母一族賣田宅奴婢隨後充償右時應
及家口即時入送從之○辛酉承旨等啓曰臣等聞上明日
將出殯殿今瘡汁纔收不宜起居且醫書云白痴最忌請謹
調理上曰予曾欲詣殯殿瘡瘻連茲故未果耳今皆小差

予當出矣更啓曰觀醫書百日之內須加謹慎請限今月勿出從之○上召李昇平謂曰平安道比來連年失農民極飢困且有邊警卿其亟往盡乃心力昇平聞命即行○議政府啓平安道防禦最緊禦敵之備不可不慮今將春等刷來濟州有咎馬七百匹及下三道各牧場兒馬易換壯實馬送于本道給與無馬軍士以備戰馬且軍器監角弓五百丁送于都節制使分給軍士又磨箭片箭禦敵利器於平壤義州安州定州寧邊江界朔州等官定為都會所令其道都節制使考察多造隨其防禦緩急量宜分給令常時習射其勤慢糾察依曾受教申明舉行並移咸吉道從之○壬戌議政府啓 大行大王赴山陵時令各道監司遣首領官會葬從之○癸亥初故副知敦寧府事金仲淹妻趙氏平壤府院君大臨之女也世俗隣家有喪注蓬矢於木弧置屋上向喪家以穰不祥趙氏家近 殯殿設弧矢直指 殯殿至是憲府劾啓趙氏妄行左道不敬請科罪下政府議之議啓曰家無壯子宜收爵牒從之○分臺監察坐仁壽府

津寬寺僧洪海直入公廳自引繩床坐憲府以洪海驕恣無禮
丞洪澹副丞權溫不禁許坐並請科罪命勿論○甲子京畿監
司朴仲林進香○禮曹判書許詡啓曰 大行大王命曰三日
而食食踰月勿飲酒卒哭後食肉今既踰月矣請少進酒從之
○許詡啓下孝文鄭陟等曾撰定喪禮儀注 大行王賜覽下
政府磨勘政府未及考閱今 大行王喪禮當用此儀注而政
府則以為此儀注 大行王已賜覽不可改也鄭陟以為 大
行王下政府磨勘此乃未成之書也臣亦詳觀之頗有未穩處
其已行節次不可追改未行節次宜令校正 上曰 先王既
已覽之不可輕改卿等詳看錯誤處以啓遂令政府更議政府
啓曰五禮儀注 先王時既已撰定今臣等擬議此是重事未
即議啓前此歛殯之際皆用此儀注獨赴山陵儀注未行然亦
有前例豈有大相左謬乎赴山陵之前 先王已定之儀遽令
修改不可若用此儀而有不通之處則或 上裁或議諸大臣
可矣 上曰儀注 先王雖已觀覽然待政府議啓然後為定

故如有大不通之處則欲議諸大臣以定若無妨之事則先
王已成之儀予何輕改○乙丑 上命修撫安君舊第號慈壽
宮將以慶 先王後宮也○設五齋于大慈菴○虫食 獻陵
山松葉殺軍人捕之○丙寅日暈○丁卯日暈○承政院啟曰
臣等聞 上欲親行朝夕奠及上食然聞內醫之言前瘡瘡口
未合不宜升降行禮請勿出調理 上曰瘡處已愈當問諸醫
真審慶之政府亦請之再三 上曰卿等之言切至予當一二
日調理○禮曹啟上護軍尹仁甫言曰每年二三月則對馬島
商倭多出來今年則絕無往來昔者倭人早田與我言曰予曾
作賊中原有一人懷公牒者奪而見之乃據朝鮮馳報倭人作賊
聲息而備邊戒嚴事也其時作賊不利而還今後若經過朝鮮
之境作賊於中國則亦不利矣今年商倭之不來疑必欲作
賊於上國而恐漏通於我國也若果作賊中國則經過之時恐
或侵犯邊境請諭沿邊州郡預先備之 上曰議政府秘密措
置○命李季甸詣景福宮傳昭憲王后忌辰齋香疏前此 上

令政府議行懿惠王后忌晨齋可否僉曰卒哭之內停大小祀
聖人之制也此聖經外別種一道而為 祖先設也行之為便
工曹判書鄭麟趾禮曹判書許訥啓曰停大小祀已有定制
社稷 宗廟尚且不祀何獨急於設忌晨齋乎緣 祖先之心
不忍受祭緣後嗣之心不忍致祭今此忌晨齋斷不可行竟從
政府之議○戊辰左叅贊鄭萃兵曹判書閔伸都承旨李思
哲等往大慈庵審修創佛殿○日本國王使臣多賫赤銅來各
司官吏欲看品貿易使臣曰今我賫來銅若皆官貿易則當在
浦所而貿易矣何必來京不聽監護官又言之上官人曰我國風
俗君弱臣強國王所送但是書狀所載之物其餘皆大臣所屬
若皆官貿易則吾等還歸必受罪責監護官盧叔全曰大抵我
國法立則雖千萬歲不易前此使臣多賫雜物或至千百駄輸
轉之際驛路不能支雖當農月刷民間牛馬以輸之 大行王
慮其民弊立法以謂京外皆令公貿易則此弊自無今 上在
表經之中 先王之法不可更改且當初喪凡事啓達為難使臣

曰交鄰有國之大事兩國同好百千年矣今若如是安知交鄰之永久乎叔全答曰此事

上所未知但官吏畏法而言之矣

君為兩國通信之人而何敢發此言乎使臣曰吾果失言矣但吾所賚來之物過半為大臣之物若未得私換則必生怨怒故言之耳禮曹將此以啓

上曰議諸政府○咸吉道端川富寧會

寧平安道熙川等官守令各捕海青一連以進俱賜衣一襲鏡

城捕二連以進賜爵一級穩城亦捕二連以進府使以通政資

窮國制官至通政非特旨不得例陞資賜衣二襲判官則賜爵一級○已巳奏聞

使南友良通事賚事目先來以啓賞賜及停進獻馬事也○忠

清道監司權克和遣洪州牧使柳京生進香○議政府議守禦之

事啓曰臣等思之別無措置之事矣但故人云安不忘危今國

家久安恐或忽於備邊况當風順之時尤宜謹慎移文諸道遠

斥候謹烽火以備邊警然今藤九郎已到浦所右人輸誠雖在

其家連啓事變上來則所聞事變何不盡言乎問之則可知也

然後為之未晚也今忽下備邊之文倭人之留浦所者多邊將

必以爲國家有所聞而爲之也。從之。○議政府啓今進獻馬
勅令勿進前發五百匹已至義州回來有弊請給其道無馬軍
士其馬之價以濟州有各馬及各牧場兒馬給之。從之。○庚
午賜日本國王使臣上副官人船主以下衣服冠鞋。○議政府
據兵曹呈啓在前咸吉道每年春秋守令三四人率兵到行營
留三朔而還往來留連所費不貲况又數多軍官求索亦難應
副不得已使本官隨辦雜物馱載農牛絡繹不絕有弊無益各
官本有三品以下千戶仍使其人領到行營以除守令往來之
弊。從之。○傳旨承政院曰今日夕上食欲詣。殞殿子之瘡
輒無所疑勿使政府知之自是每日朝夕進詣。殞殿。○諭平
安咸吉道監司都節制使曰方今獐子兵橫行謹慎防禦毋或
懈弛以備不虞。○辛未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參詳古制禮記喪
服小記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
服之陳氏注云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為父之道然亦有不侂二
十而冠冠則成人也此章據不為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乃

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為之後者即為之子也
以其服服之者子為父之服也杜氏通典為諸王殤服議宋庾
蔚之謂先儒推年未二十而冠昏及為大夫者皆不為殤今
王子潭陽君璫年雖未滿二十已冠封君依古制立後 上曰
然時無可立後之人待後日更議○慶尚道監司遣都事趙季
碑進香○議政府啓忠義衛子弟講經本欲講習經史禮義相
尚也反以講畫為受職之階每當都目互相爭畫以至告訴殊
無廉恥之習自今除講經仍舊 從之○魚食 健元陵松葉
幾各品品從捕之○壬申先是津寬寺幹事僧訴云吾代納全
羅道各官田稅紙與草茭價米一千一百五十石漕運來京有
日舩人不現必是盜用之計下義禁府推之辭連懸燈寺僧雪
正本府囚之至是傳旨承政院曰昨日義禁府胡乃囚無罪僧
乎義禁府提調李孟吟尹炯李先齊適啓事而來孟吟等啓曰
推覈津寬寺米置處舩主金尚供招云懸燈寺僧雪正米一百二
十餘石輸去故欲問其由耳 上曰信眉 先王崇重僧也懸燈

信眉所住寺也其寺之僧亦有持戒必不為不義之事矣且懸燈輪米安平知之奈何囚其寺之僧乎即令放送後有可問呼來問之母得侵擾○設六齋于津寬寺○癸酉日暈○四月甲戌朔上謂領議政河演等曰大君守陵或以為山多惡獸不可何如僉曰昭憲王后升遐諸大君欲輪番守陵為有惡獸且禮經所無只於朔祭反俗節別祭受香行之今亦依此例為便從之○兵曹啓我本朝太祖太宗之喪率哭前皆不除授已成格例然攷古事唐太宗五月崩六月高宗即位以長孫無忌為太尉李勣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葬昭陵宋太祖冬十月崩太宗即位以盧多遜平章事明年四月葬永昌陵今四月當番甲士別衛若待率哭後除授則番滿當遞不得授職請依古事行之上謂政府曰刑罰重事猶不得已為之除職豈有不可僉曰然○三軍都鎮撫等啓憲府推覈諫院官吏不公命下司諫院官吏于義禁府○乙亥日暈○丙子吏曹啓曰藝文館奉教去官當次者考中同品他官移差待教一人陞差待教二

人俱中一人同品他官移差檢閱一人陞差檢閱當遷者考中
仍置在下者以此遷轉成均校書承文院亦依此例 從之前
此三館除授不拘殿最以先後進次第遷轉至是乃立此法○
丁丑全羅道監司成奉祖進香○戊寅傳旨司諫院官吏保放
推覈○命選給醫員盧仲禮全循義告身○傳旨承政院曰義
禁府嘗囚懸燈寺僧雪正予即命放送今聞雪正到清溪寺義
禁府發卒掩捕雪正 先王所敬僧信眉所住寺僧也故已命
放送而發卒掩捕其問所由以啓義禁府啓曰本府無有此事
即下諭書于京畿監司令覈掩捕之由且曰今後信眉住處毋
得侵犯○已卯日暈○上召領議政河演左議政皇甫仁右議
政南智左贊成朴從愚右贊成金宗瑞左叅贊鄭萃右叅贊鄭
甲孫令都承旨李思哲議曰 大行王自丙寅年始知信眉名
今年移御孝寧第精勤之時接見優待卿等所知也前任懸燈
寺義禁府以捕雪正道明發軍驚駭又住清溪寺廣州判官李
冀者亦捕此僧發軍驚駭英者固宜拿問今姑停之信眉素有

疾病何以使之安心住在僉議啓曰懸燈寺發軍捕僧清溪寺亦如之事勢適然豈有心而為之隨其住處令其道監司存恤為便又議曰先王欲以信眉判禪教宗事計已定適信眉有疾未遂今日除授何如且各處精勤及燔瓦僧亦於今日授職何如僉曰此非及期事率哭後除授未晚上曰信眉授職先王不命于外臣今姑停之精勤僧今日授職何如僉曰然又議曰大行王欲令德壽仁德兩宮會居一處今令會處何如僉曰然又議曰慎嬪金氏於永膺有同乳母大行王命同居一家鄉等之議何如演曰先王之志如此同居為便仁等曰名號至重此乃私第不宜同居且永膺子孫蕃衍則尤為不可演又曰慎嬪子孫出入此家亦不便上曰予已知之○以李歲為中樞院使李穰知中樞院事權孟慶同知中樞院事李宜洽中樞院副使金連枝戶曹叅議洪深兵曹叅議趙憐僉知敦寧府事李補丁左司諫大夫朴以昌平安道都觀察使李昇平安道都節制使馬勝判江界都護府事勝清廉勤謹時人多之司

僕少尹鄭孝康禮曹正郎李永瑞戶曹佐郎李命敏俱以監造
印經紙加資○司憲持平李宜門啓曰臣等昨聞還給盧重禮
全循義告身右人等出身醫家凡於其術固當謹慎向者上
體發瘡之時不詳考醫書遂使上體幾於危殆臣等思之不
勝驚駭請收是命上曰只因醫術不精豈有他心宜門再請
不允○河演等啓曰上體時未平復請勿詣殯殿上曰
出詣殯殿則當諭諸卿等○設七齋于檜巖寺○辛巳日暈
○壬午日暈○禮曹啓迎勅時結絲上曰服色何以為之啓
曰服吉服帶品帶上曰若賜祭亦用吉服乎判書許訥啓曰
大祖喪朝臣著朝服結絲此用藩王儀注不可以私喪迎勅
上曰服色則可矣除結絲何如議于政府僉議以啓曰結絲
非為喜樂只迎中國之命矣從之○上以廣州判官李英者
捕囚清溪寺僧道明下諭書曰此僧之罪非干殺人強盜則放
送英者未知道明罪輕重即散囚使人審問于京安平大君瑢
在大慈庵使人啓曰英者曾啓放送道明猶拘囚累月上怒

謂政府曰儒生非毀佛氏乃其道也然一偏疾惡不可予欲拿
致英者鞠問何如僉曰僧人之言不可信聽姑徐察之從之
命遣判奉常寺事禹孝剛于廣州覈問○黃海道監司申自謹
遣都事金慶禮進香○癸未日暈○作佛事于大慈庵凡七日
前此 上為 大行王命副知敦寧姜希顏正郎李永瑞注簿成
任司勇安惠緇流七人用泥金寫經都承旨李思哲跋曰我
世宗大王晏駕 至上殿下哀慕罔極歛殯奠薦盡誠率禮仍
念追祐冥遊惟大雄氏慈悲之教庶可憑依爰命善摺俾金書
法華七卷梵網二卷楞嚴十卷彌陀經一卷觀音經一卷地藏
經三卷懺經十卷十六觀經一卷起信論一卷悉用楮牋其裝
緘甲函亦極精緻已乃集名緇闡法會以披覽遂命臣跋之臣
竊聞惟大法藏有經律論三者其詮於如來者謂之經戒於善
薩者謂之律後代賢士講明其義而翼夫經律者謂之論要皆
悟羣迷之真詮度含靈之令軌也儻得一卷或受持讀誦或謄
寫宣揚苟切斷傾則其因果之勝自可以普利幽明有不期然

而然者矣而况所謂法華純談實相則詮經之妙也梵網現受毗
尼則持律之嚴也起信論覈究心數推明一真之理則實又冠
冕諸論其他楞嚴彌陀地藏等經亦皆法文之髓簡而該妙而
要三經之教悉具苟能即此而信受披揚則千函貝葉不必盡
繙而功德之勝於是乎備矣今我 殿下嬛嬛在疚凡其大事
之奉固無所不用其極乃至釋教亦為之傾意亟成此寶典以
資冥禧誠孝之懇嗚呼至哉臣固知願海之深善根之植水月
妙應之效必捷於影響而禮陟之靈誕登覺岸頓悟真空優遊
乎極樂之境無疑矣時以信眉之說聚工匠于禁中為成佛像
佛經安平大君塔嘗以大慈庵為願刹曲加庇護白 上撤無
量壽殿而新之增其舊制買求丹青于中國燔造燈籠彩玉務
極侈羨號曰極樂殿又構藏經之所初 上為 大行大王追
福議諸政府或有繙封以對者故 上決意為之自是雖臺諫
集賢殿三館及諸生抗疏力諫乃以議大臣而決定終 不允
命鄭奉閔仲監督重新既成遂大作佛事於是府庫匱乏預徵

州縣貢物猶不足也○甲申江原道監司李師元遣都事辛繼
祖進香○平安道都鎮撫李宗孝拜辭賜弓矢○首陽大君與
諸大君諸尹往大慈庵當施食禮拜庭中有懸蓋長竿忽折觸傷
首陽頂流血迷悶不省 上聞之驚駭馳內豎與醫問候賜藥
僧徒相與言曰若非佛德安知不大傷乎○兵曹正郎金守溫僧
信眉之弟也雖業儒中科第然性酷好佛書常自言曰楞嚴經
過於中庸人有問之者曰佛道然乎曰無疑也曰人死何之曰皆
歸於大小鐵圍山凡國家之設梵筵守溫必與焉 大行大王
之水陸齋也別設凡衆供養於寺外男女老幼丐乞者輻輳數
以千計掌設官以老幼之食不可一施守溫怒責掌設官曰舜
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為 先王而設齋雖整竭國家之所有
不為泰也何所吝而不平施時人譏之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丙戌議政府啓聞 首陽大君往大慈庵中傷臣等不勝驚
駭請治掌管者之罪 上曰別無專掌者但去乙巳年始立柱
木丁卯年改之至今未久未知何以致此乎事畢後當覈之○

禹孝剛鞠英者具狀以啓

上謂承政院曰今觀孝剛鞠英者

狀大旨未盡推覈更鞠之何如其議于政府僉議曰緣英者之情諭書內非殺人強盜則放送且問道明所犯則答曰以我干覺頓所給米也故英者未知此僧所犯或非但穀米事也更欲探侯然後放送此但過於曲慮耳不必更推且曾啓放而拘留今已承服請以此定罪 上曰大臣皆曰不可更推然已放而拘留不送無乃合於矇矓奏達之律乎孝剛鞠案無此意改修鞠案何如承旨金侁之啓照律大罪而狀內無罪名不可修改為便 上曰勿改令刑曹以待制上書詐不以實之罪照來○司諫院啓曰今謝恩使行上護軍延慶無學識不合專對况於即位之初奉使上國如有差謬恐貽後悔且以金澣為兼判通禮門事謹按續六典士大夫之妻更適三夫者錄于恣女案以戒後來金澣之母更適三夫而金澣今為相禮近侍之官榮顯極矣其於戒後之道何如請改正之 上曰將議諸政府○下內侍府事韓弘子義禁府以弘專掌大慈佛事不檢懸蓋木故

也○丁亥日暈○繕工直長金兩畝來自大慈庵言於承政院
曰今佛事所需清蜜九十斗麥末三百斗其餘費不可勝計僧
人猶曰大君之不至大傷專是佛力宜加布施○諸道都轉運
使啓平安道漕轉軍糧已足今當農月姑停之待來年田稅漕
運并今年稅輸之從之○戊子議政府議啓曰謝恩使延慶雖
無學識既經守令亦不狂妄且謝恩使林如奏聞使有專對之
難此人可以當之矣萬一有意外事朴以寧隨去不足慮也若
金澣則判閣雖近侍之職非臺諫之比且兼司僕司禁等亦近
侍之職也間或有可言者金澣雖為判閣固無妨也從之慶谷
山府院君嗣宗之子其始仕也 太宗問曰汝為誰對曰谷山
君賢男凡人尊稱人子必曰賢男慶不學例以人子為賢男故
對以如此奉安國二相郭樞之婿也樞連姻戚里 太宗問安
國曰汝為誰對曰郭二相西房國俗尊稱新婿謂西房安國無
知不知西房為尊稱之辭故對之如此世號延賢男奉西房及
慶奉使八朝而還也 上引見勞之對曰臣之無事回還專是

朴令公之德也指以寧也令公相尊之辭而言於上前人皆笑之○傳旨戶曹賻敬寧君夫人金氏米豆並四十石紙一百卷棺槨油芘石灰等物○已丑慶尚道左道處置使啓沿海陸水相通處定監考一名軍人五石看望賊變稱為水直然倭賊潛來必被搶虜請於海邊慶州蔚山長鬻之境高築烟臺有望海賊除水直以革其弊從之○虫食南山松葉叢坊里軍捕之○庚寅罷右司諫金新民知司諫申自守守右獻納崔悌男右正言柳孝潭等職義崇府啓以諫院國喪禁刑內擅拿甲士侵虐律當杖八十私罪上欲論以公罪更議政府政府議啓諫院當罷憲府亦宜左遷從之○辛卯傳旨刑曹曰犴獄之設本以懲有罪非欲致人於死故救恤之方考察之法具載令甲且累降教旨丁寧曉諭務令矜恤京外司獄官吏奉行未至罪人非法囚禁獄卒又欲侵漁稱為點考任意歐打多般侵虐今後一應非法侵虐之事許令囚人親屬告官推考論罪京中司憲府外方觀察使申明考察以除冤抑○義禁府啓韓弘罪命贖杖

七十○壬辰日暈○奏聞使工曹參議南佑良賫勅書賞賜而
還宗親及百官詣慕華館以吉服迎至 殯殿賜物置於案勅
書開讀勅曰得奏以先有勅徵王國馬二三萬匹備言國中
之馬未能如數欲措辦五千匹進來具悉誠意然今賊寇稍寧天
下親藩及民間馬漸聚京師已足調用王國之馬除已進來者
收用外勅至其未經發遣者可勿進來並頒去賞賜禮物至可
領也特賜銀三百兩紵絲織金宵背麒麟紅一匹織錦宵背麒
麟綠一匹織錦宵背獅子紅二匹織錦宵背獅子綠一匹織金
宵背虎豹青二匹織錦宵背虎豹綠一匹暗八寶天花雲紅一
匹暗八寶天花雲青二匹暗八寶天花雲明綠二匹暗細花紅
二匹暗細花青一匹暗細花綠三匹素紅二匹素青三匹素綠
三匹素明綠三匹羅織錦宵背獅子紅一匹織錦宵背白澤紅
一匹織錦宵背虎豹青一匹織錦宵背麒麟青一匹織錦宵背
麒麟綠一匹素紅三匹素青六匹素藍五匹素綠六匹素明綠
五匹闊生絹一百匹回賜闊生絹一千四百九十一匹綿布

九百九十四匹佑良以下改服裘服哭訖詣廬次復命賜佑良鞍馬○傳旨白川溫井御室湯子外其餘湯子母禁雜人○癸巳持平李宜門啓曰僣猷楊治犯賊還給告身不可上曰猷事輕不可謂之賊吏治罪雖若重於猷先王使之通路既授以甲士之職故還給耳宜門更啓曰賊雖小既得其名則累及子孫請收成命不允初議政府皆曰賊吏不可輕給告身獨贊成金宗瑞曰方今有邊警若用此輩則何愛告身且武臣用之則須於六十以前昔陳平盜嫂受金卒為名將右人雖不可以此等論若用之則還給告身為可○平安道監司朴以昌遣都事金孟進香○金宗瑞上書論邊事下議政府議之時韃靼脫脫王屯兵廣寧遼東近地也先屯大同城外李滿住等諸種野人皆投于彼聲言將擊遼東以及我國時平安道困於築城仍之饑饉疾疫死亡流移者過半民生殘弊兵馬疲弱人言滿住有憾於我若引賊長駭則無如之何羣情恟恟宗瑞前在平安目擊其弊請罷築城休民力修州郡城堡以備要害政府沮

之至是宗瑞復上書言之領議政河演廢書不觀左議政皇甫
仁曰我國山川險固也先志在中原安能遽至我境宗瑞曰一
朝賊騎至鴨綠然後始為之謀乎凡論國事三人持議本自不
同今議邊事同異若此○甲午召議政府傳教曰曩者全羅黃
海道守令以僧人草莽代納罷職者頗多今聞或有無罪者予
欲分揀叙用何如河演等啓曰昔年各道守令坐以起為陳事
降資者不為不多其後分揀還資者亦有之此事類此當使義
禁府更分揀無罪罷職者為先叙用上允之○乙未 上以
金宗瑞上書示諸政府曰今年保舉式年東班六品以上西班
四品以上既已保舉而猶或有未盡更令薦可為將帥可建事
功者下至成衆官及別侍衛甲士各以所知保舉何如僉曰舊
例議政府六曹三軍都鎮撫中樞院會議武才錄施行以為他
日之用今年亦是武才錄式年依前例會議錄之為可 上曰
可矣然甲士別侍衛亦各以本番本領共薦所知可當之人何
如僉曰 上教允當○議政府據刑曹呈啓平安道朔州自置

節制使判官事務倍多而立後奴婢數少請以典農寺奴婢加定屬從之○丙申奏聞使通事康文寶二運管押使通事李彩等先來啓有賞賜各賜衣一襲○丁酉傳旨司憲府平安道茂昌郡官奴定屬宋大平妻子移定屬于咸吉道會寧府持平李宜門啓曰大平妻子已於平安道極邊郡縣入居咸吉道乃是樂土入居此道何所懲乎上曰大平妻子於法不合入居然予以大平所犯情理可憎故入送耳雖會寧亦可宜門更啓曰臺省耳目之官今本府時仕者二人一人有故則不得仕廢事頗多又鎖閉玄宮執義之任也何必更待卒哭後除授乎傳旨承政院曰臺省不可以曠其議諸政府僉曰古者玄宮加土例以工曹判書監之其後以政丞為之執義鎖閉玄宮亦因一時之事耳請稽古制○傳旨戶曹賻平原道都節制使李昇平妻米豆并十五石紙六十卷棺槨○議政府啓今當農月雨澤愆期請依古例修溝壑淨阡陌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從之○戊戌日暈○都承旨李思哲承命往大慈庵以監督二

十六日立柱上樑事也時上留意佛事李思哲鄭而漢等承
迎上意非徒不諫多有彌縫之事思哲專掌津寬大慈之後
凡干營繕之需董役官吏與幹事僧徒奔告思哲思哲無所可
否輒屏左右密告於上下攸司畧無淹滯同僚多侮笑之○
傳旨承政院曰宦官雖年過七十別有功勳及強健可使者則
不可棄也氣力衰憊不堪仕者生理可惜月給米十二斗何如
李師純李季甸金侁之鄭而漢曰上教允當金文起獨曰無
事而月給米不可也請以春秋給米上從師純等議○己亥
傳旨承政院前日因禮曹判書許詡啓諭大君諸君進香依定
限毋得侈羨今聞外宗親進香燭飾以金銀夫臣子之於君父
當盡誠敬然物品精潔而已不必務為奢華其令禮曹曉諭
此意毋得飾以金銀○咸吉道咸興以南各官黃霧損麩麥青
黑虫害苗○庚子日暈○辛丑左議政皇甫仁右議政南智右
贊成金宗瑞右叅贊鄭甲孫啓曰前日臣等啓請忠清道祿轉剩
米一千八十餘石合與津寬寺幹事僧以為造成之費除今年

各道草芟代納之弊傳旨更議以啓臣等嘵嘵恐煩 聖鑑然
臣之所懷悉陳無隱然後情志交孚矣夫津寬水陸社造成乃
世宗為 祖宗之事不可廢也其所需之費乃以幹事僧代
納全羅黃海等道草芟收其價而用之實欲無弊於國家今聞
幹事僧徒直到各官橫行閭里倍數徵納其弊不貲今剩米一
千八十餘石給與津寬若不足則去年代納未收之價今所在
官收而給之又不足則加以國庫米役防牌造成庶幾不墜
世宗為 祖宗之意而民不怨咨事易成矣 上曰雖禁僧人
代納雜人潛隱請托代納其弊亦然等是代納今公處代納無
乃可乎且今朝聞鄭恭之言亦與予意不遠宗瑞更啓曰僧徒
代納之弊有甚於此古人云寧亡己之財不忍傷民之力今各
官居民苦於代納不勝怨咨非獨紙芟而已油蜜雜貢並皆代
納乃至油蜜一斗徵米百斗其他雜僧假稱津寬幹事依勢售
姦者比比有之今津寬之役 先王之遺意不得已也山陵之後
既訖則防牌無事矣雖使之何害 上曰京城頽毀處頗多景

福宮亦有修葺處未膺家外欄垣造築遺教在焉豈可謂防牌
 無事而役於津寬且何獨僧徒代納有弊而他人則無弊乎僉
 曰代納法外事也人人畏法不能肆也至於僧徒則憑籍代
 納之令直到各官作弊多端非他畏法之人比也 上曰卿等
 再三言之予不能詳知其意予意以謂雖使代納令其官收合
 給之則無弊矣自各官守令坐代納老價收給稽緩罷黜後幹
 事僧覺帳之輩自謂得計扼腕增氣其徒乘傳橫行州郡凌蔑
 守令守令莫不畏脅無敢忤其旨意徵督閭閻不問價直一聽
 僧之所為○壬寅二運押馬判司譯院事李舍賚勅及賞賜回
 自京師賜鞍馬其勅曰得王奏措辦到雜色馬五百匹第作二
 運差陪臣判司譯院事李舍管押赴京進貢具見王之誠意馬
 已收訖今因使臣回特頒去禮物用荅來意至可領之特賜銀
 三百兩紵絲三十匹內織錦宵背麒麟紅二匹織錦宵背麟麒
 青二匹織錦宵背麒麟綠一匹織錦宵背白澤紅二匹織錦宵
 背白澤青一匹暗花骨朶雲嵌八寶綠二匹暗花八寶天花雲

青一匹暗細花紅二匹暗細花青一匹暗細花明綠二匹暗細
花藍二匹素紅二匹素青四匹素明綠二匹素綠二匹素藍二
匹羅三十匹內織錦宵背麒麟紅二匹織錦宵背麒麟青二匹
織金宵背白澤紅一匹素紅四匹素青六匹素明綠六匹素綠
五匹素藍四匹闊生絹一百匹回賜闊生絹一千四百九十七
匹綿布九百九十八匹○癸卯議政府啓有武才文吏俱備者
及騎步射中雖一才卓異於衆者今式年武才錄時並令薦舉
載武才錄但受罪人內才堪叙用者例不薦望則今有邊警急
於武才恐有如二卯見棄者請不忠不孝犯賊受罪人及永不
叙用人外有武略可備邊圉之人並令薦望何如從之○五
月甲辰朔領議政河演上書曰近年胡兵欲寇遼東地面我國
密邇變在朝夕正蒼皇急遽之時也但賴鴨綠江為東北之限
勢似緩弛耳彼若近屯則必驅京中及近道之兵急赴待變雖
留一二朔糧餉難支脫有急變而促行倍日則馬困人疲何以
應敵此方今難處之患也臣於丁卯秋上言選各道侍衛牌內

壯勇者及京外閑散子弟又武科鄉館試與甲士別侍衛取才
未入格者抄出定數授都目適兒遷轉及去官以奉足人輪次
耕耘羣議甚駁不行故又於去年秋節按詩傳防戍之事唐制
邊戍置軍之彌又引歷代將帥戍邊屯田之利再煩上言如前
議駁而廢閣羣臣之議但駁之以為有弊而已不言足食足兵
之策臣今反覆思之變之有無雖明智者難知况彼敵事乎
臣竊謂常置戍軍歷代之制皆然不欲忘備之義也大抵富國
強兵之要莫如務農其抄定軍士之數臣於當初上言內請分
四番每一番一千名四朔相適再則減半請分八番每一番五
百名二朔相適伏望軍士多寡之宜適番踈數之期裁自
心其糧餉則係是都目受職之人必令自備其中欲受還上者
許黃海道借貳下番還納其送赴之期須於今年初秋整齊起
發俾為徑冬營幕芻草之備不失戍禦之期其道平行沃饒縱
橫數百里之地荒蕪常陳見之寒心若能勸課二三年則非獨
赴防軍士不齎私糧將有贏餘而他道輸穀之弊庶可除矣如

此利益則永世行之倘有難行之弊待昇平還罷何難夫如是則足食足兵之美并舉兩全而合古宜今軍政幸甚國家幸甚召左議政皇甫仁右議政南智左贊成朴從愚右贊成金宗瑞左叅贊鄭奉兵曹判書閔伸都鎮撫鄭孝全中樞院使金孝誠工曹判書鄭麟趾中樞院副使李仁和命都承旨李思哲同副承旨金文起議之皆曰此策不可行上曰屯田之事子意以謂令其道赴防軍人當其無事之時耕農庶或有利僉曰沿邊郡縣無一處可耕之地且二三月輪番赴防軍士不可使之耕也金孝誠獨曰為大事則豈計民之小弊乎屯田一年所出何遽望其千萬石乎一邑屯田一歲所出雖至十石積小成多則可矣上曰予之所言屯田非沿邊郡縣也乃於平壤安州等地令騎船軍耕作則猶有利焉且予聞平壤官奴二萬餘口除此奴婢責納米貢以添軍需如何僉曰屯田雖使船軍耕之其船軍非遊手者乃役於營田及常時陸物備辦暫無餘暇屯田之法不可行也平壤官奴非二萬纔二千餘口本府上國使臣及本

國使臣支待煩劇官奴不可他役斯二策恐難行也 上曰屯田之事予意以為有益也當更熟議以啓河演更啓曰屯田之事隨其官之大小大官則出官奴十餘口中官則五六小官則二三雖至一名以次差等定額聚於閑曠可耕之處服田力穡則糧餉可以儲備矣 上曰屯兵之事予亦以為未便又衆議皆不可故不可行也○乙巳安置瑞山尹譔于江華府譔讓寧大君禔之第三子也為人荒惑狂悖好內薄行嘗殺人配于遠地放還于家因不得於父遂得狂疾一日挺身逃走金剛山讓寧使人尋還之又逃至麻田縣公舍止宿夜自剃髮為僧且手殺奴婢命合家安置于江華禁其出入○丙午中樞院副使李宜洽卒 上賜棺槨及賻宜洽出身東宮行首授廣興倉使登第累遷至司憲執義時河演兼判吏曹事欲以其族尹三山為掌令孫播人口及除目下果拜掌令宜洽與大司憲鄭甲孫力爭罷之遷判典農寺事演挾前憾出為永興府使又出甲孫為咸吉道都觀察使宜洽考未滿擢授承政院同副承旨陞至左承旨

以病辭乃拜是職宜洽性溫良言行不苟所至以廉幹稱○丁未承政院啓曰臣等聞上明日詣殯殿前腫雖曰小愈尚未永痊後發腫蛭針未久毒未盡消請調理上曰予當更思○禮曹啓今成服之制依在前喪葬儀軌社稷宗廟文昭殿昭格殿諸山陵等官著常服從事路次白衣烏紗帽黑角帶終三年然百官則率哭前皆著喪服獨此官吏率哭前著烏紗帽黑角帶不可請依成衆官例路次著白布裏紗帽麻帶從之○傳旨戶曹凡干儲備救荒營繕之事與左叅贊鄭奉同議施行○司憲府啓南海縣令金允德以決訟官吏與訟者同謀壓良為賤且受贈與奴婢貪污謫詐雖經赦宥不可不徵請收職牒終身不叙從之○戊申殯殿行端午別祭如儀○先是議政府因忠清道監司報定各官所貢炭及燔瓦木成造木之價以啓下承政院更議李思哲李師純金侁之鄭而漢等議曰各道各官遠近不同故物價亦異仍舊為便李季甸金文起議曰雜物代納之價初無定數故代納者或倍舊加取其弊不貲願從

政府之議立法為便 上曰 先王時法已定何必更改但六
典守令親監收納之法申明行之○慶尚道右道慶置使成勝
報固城縣人十一名往牛島採海物忽逢倭賊六人被害五人
逃還遣宗簿少尹羅洪緒往鞠之○已酉日本國王使臣景楞
等詣闕辭命饋之其答書曰朝鮮國孤哀子李諱奉復日本
國王弊邦與貴國世修鄰好今又專使致書副以嘉貺益知信
義之篤屬遭愍凶不勝哀感所諭藏經及不腆土宜具如別幅
付之回使惟照領大藏經一部函具鞍子一面諸緣具白細紬
白細紵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人參一百觔豹皮心兒豹皮邊
兒獾皮內坐子一事虎豹皮藍斜皮各一十領雜彩花席滿花
席滿花方席各一十張松子五百觔清蜜二十斗○禮曹啓在
前客人拜賜時通事引入庭中北向立司謁出階上西向立通
事階下俯伏興退立於客人之右唱四拜客人四拜通事又進
司謁前俯伏興退立於客人之右唱四拜客人四拜後饋餉引
出然四拜一時再行饋餉後無謝恩不可今後依式通事引

客人詣庭中北向立司謁出階上西向立通事立於客人之右
通贊唱跪俯伏與司謁入啓出階上西向立宣旨通事進司謁
前階下跪俯伏受命興退立於客人之右通贊唱跪俯伏客人
跪俯伏通事傳命通贊唱四拜客人四拜通事引出饋餉後引詣
庭中行謝恩四拜司謁入啓通事傳命通贊贊唱並依上項施行從
之○庚戌遣中樞院副使延慶工曹叅判朴以寧奉表箋如京師
謝恩右副承旨鄭而漢詣景福宮傳表箋羣臣以時服拜送于冀
華館表曰大德誕敷懷柔既篤殊貺沓至戴荷難堪喜與愧并
涕隨言出伏念臣父先臣諱幸際聖明之運唯知報效之勤豈意
微誠獲紆隆眷內帑銀帛連一旬而再頒下土駑駘舉萬匹而皆
免光騰四表感激重泉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度擴包荒仁敦字
小遂於賤价之返荐加稀代之榮臣謹當于蕃于宣誓不墜於
先志曰康曰壽恒申祝於皇齡方物表曰天貺累至感徹幽明
土宜雖微誠切芹曝謹備黃細苧布白細苧布各五十匹黑細
麻布二百匹龍文簾席二張黃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

席各二十張人參二百觔雜色馬五十匹右件物等產自荒裔製非良工異容享上之儀俯諒由中之信上聖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四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皇太后太上皇后中宮禮物并同箋曰尊居儲位克協天心導霈皇恩覃施海甸感銘無已糜粉難酬伏念臣父先臣邈居弊邦幸逢熙運曾乏勤勞之效敢其優渥之臻綸音誕頒特蠲駑駘之數寵賚者至再承雨露之私喜溢幽明事光簡策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英姿玉裕偉量淵冲遂令先臣獲紆殊眷臣謹當鯁岑述職謹守封疆鶴禁馳誠倍申頌禱禮物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四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人參五十觔雜色馬四匹議政府啓日本國回禮禮物修好交鄰干係匪輕獨禮曹封裹未便自今曹與戶工曹堂上同封裹雜物各司行首掌務官躬親進排○辛亥諭平安道監司都節制使曰今來謝恩使趙瑞安等先報脫脫王領海西建州等處野人從鴉骨山入來攻劫遼東如不得勝欲向朝鮮後門前此

累降諭書條件考閱備邊之策益加謹慎如有驚急一以啓達
臨機應變毋致失誤○日本國使臣景楞等私獻丹木鐵鐵○
壬子日暈○議政府將各司貢物代納禁止之法以啓 上曰
啓目內有津寬幹事僧外雜僧毋得代納之語雜僧如前日雪
正道明之類然此事安平知而為之亦非謀利也又有六典所
載貢物外毋得代納之法但今申明而已若立此法則後日國
家或有代納之事將何以處之僉曰一應代納者民間各戶倍
數收價其弊不貲臣等願一皆禁斷國家若有代納之事亦以
特旨為之 上曰民知其弊而代納其故何也僉曰下民不欲
代納者多矣然而各官守令與其代納者相應而為之故民不
得而自納也守令若用力 禁之則安有代納之弊乎請須禁
止 上曰禁約條章予將修草以示卿等 上又曰各道各官
守令以貢物代納之事罷職者已令義禁府磨勘差等以啓僉
曰罷職 先王之命不數月而差等敘用未可且右人等非終
身不叙之罪也毋令差等隨其材品而用之為便臣等詮聞迺

安羅州等官守令尤為無罪羅州京在所亦已上言不可不先
叙用從之○癸丑上議于政府曰賜謚若與上尊號連二
字相同則當改誌石何以為之若一字同亦如何領議政河演
議賜謚之來雖未及葬前賜謚之事必聞於葬前於誌石虛其
謚號所書之處待而書之雖已刻亦當削改也誌石亦是大事
不可使有內外之異也世人或於寒食而埋之或擇日而埋之
或未辦諸事亦有後時而埋者此雖不足數也今此事亦不得
已也左議政皇甫仁以下皆曰誌石更無開視之理且葬日而
埋禮之正也何須違禮埋於後日且不可發而改之若中朝賜
謚或二字或一字相似皆當改之載在碑文與實錄亦足以傳
後世也上令鄭麟趾議之對曰太廟神主書元敬王太
后而其後除太字未能改題且追尊彰德昭烈而未能改墓誌
已有故事宜如僉議從之○甲寅河演上書陳屯田陳兵等策
上議諸大臣皆曰不可事遂寢演前此再上書請之皆闊略
不合邊務時議頗譏之○乙卯上曰世子已受冕服著翼善

冠及圓龍宵背可乎否中朝之制世子親迎服皮弁冠皮弁冠則時未受賜著冕服親迎何如其議于政府政府僉議啓曰翼善冠則臣等前此意以為雖不請朝廷可以冠矣今受冕服其冠翼善冠固無疑矣圓龍宵背亦朝廷諸府世子所著之服已同冕服服之無妨朝廷之制雖用皮弁冠親迎然記曰孔子曰冕而親迎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殿下親迎之時世宗冕服以命之殿下以梁冠服受命親迎其時東宮之服無過於梁冠服者矣今受冕服用冕服親迎既合於禮無有可疑○上謂承政院曰壬寅年國喪率哭後中外神祀皆用樂丙寅年國喪京中則三年後用樂外方則率哭後許令用樂今亦率哭後神祀用樂何如李思哲鄭而漢金文起等啓曰率哭後用樂唯外大祀而已大祀至尊之位不可廢樂如神祀則致祭而不用樂為便從之○都承旨李思哲啓曰國葬內所著笠子工曹判書鄭麟趾以為昭憲王后喪率哭

後著黑笠其時集賢殿以為不可此大行大王曰朝官既著烏紗帽黑角帶何獨於笠子而白乎且昔中朝使臣服天子喪來我國亦著白衣黑笠遂定其法今若著白笠則必改此法而後為之卒哭後著黑笠為便禮曹判書許訥仁順府尹鄭陟等以為我國之人常時好著白衣若著黑笠則與平時無異以白笠終三年為便此二議請上裁上曰何必改定而後為之乎今著白笠則遂為後日之法矣從訥等議○丙辰以鄭幾同知中樞院事黃致身中樞院副使黃守身僉知中樞院事李補丁司諫院左司諫大夫辛碩祖右司諫大夫魚孝瞻司憲執義鄭孝康知司諫院事申叔舟河緯地並司憲掌令咸漢左獻納高德秀右獻納趙安孝司憲持平洪逸童右正言守身曾為辭承旨坐銓選冒濫見罷今服母喪服闋乃拜是職緯地慷慨有志每侍講經幄多所獻替其兄綱地嘗犯罪被囚全羅道緯地辭職歸視世宗嘉之特命許暇給傳綱地轉囚數郡每出入獄門及公庭緯地扶持枷鎖不離側見者歎息以為難及

除是職上書辭免不允孝康佞佛諂事安平大君瑤得拜是
職時人以為孝康姦諛得玷清選○丁巳議政府啓曰 聖節
使鄭叢以妾子前司鑰鄭彭石為押物押物乃是正官彭石以
賤口得然正官之列未便前者金何赴京時以妾子崇安為押
物其時臣等紛忙未及檢舉到今追思亦為未便請勿遣彭石
若不得已則以打角夫從人充送何如 上曰其父欲帶行宜以
打角夫差送○戊午遣中樞院副使鄭叢如京師賀 聖節○
已未議政府啓貢物代納之價守令酌量收斂親監面給之法
載在六典今津寬寺代納全羅黃海道紙菴及校書館別室代
納京畿忠清黃海道正炭及成造木燔瓦木歸厚兩代納黃海
江原道正炭之價幹事僧人等直到各官橫行閭里倍價收斂騷
擾民間其弊不小今後僧人代納貢物勿令僧人親行各其所
在守令酌量收價都目狀施行依例給船價輸送傳授幹事僧
如有違禁代納者價錢沒官申明舉行從之○庚申謝恩使兵
曹參判趙瑞安刑曹參判安完慶等賫欵賜世子冕服及勅回

自京師宗親文武百官詣慕華館服吉服迎至殯殿行禮如常儀還著衰服仍行賀禮瑞安等亦服衰服詣殯殿門外哭訖次詣廬次復命勅曰王以世子冕服來請具見崇尚禮文之意特允所言頒去七章冕服一副至可領之夫惟禮可以定上下惟誠可以奉君親顧茲命服之華益堅事大之志王於世子尚以朕意諭之計頒去王世子冕服一副八梳香皂皺沙平天冠一頂王玠疏珠金七章綃地紗衮服一套計七件條副深青粧花衮服一件白素中單一件纁色粧花前後裳一件纁色粧花蔽膝一件王玠疏珠金纁色粧花錦綬一件纁色粧花佩帶一副王玠疏珠金紅白素大帶一條王玠疏珠金玉圭一枝王玠疏珠金大紅素紵絲帛一雙王玠疏珠金大紅平羅銷金雲龍夾包袱三條賜瑞安完慶各鞍馬及奴婢三口田三十結書狀官金丸通事崔倫金有禮田各十結○慶尚道尚州地中土自火雖經大雨久不息○辛酉日暈○議政府啓生負尹三元金礦俱以叅上職欲隨例居館稽諸六典只有叅外生負自願赴學者許令赴學無叅上生負赴學之法然

自願讀書者雖叅上宜并令赴學從之○禮曹判書許訥啓曰
世俗於啓祭或以銘旌或以魂帛置之於座銘旌柩標也其不
可也審矣前此 昭憲王后之葬用銘旌於路祭此俗之不
可者也今儀註但設虛座不用銘旌魂帛臣心以謂用銘旌則
不合於禮用魂帛則似乎褻狎潛心久矣問於儀註詳定官荅
曰帝王之喪無路祭之文但家禮有親朋奠柩於路左此非帝
王之事也在平時人君之行人臣安有舉觴而獻於路傍之理
乎繼曰此祭乃為留都百官奉辭而設然山陵畢後百官唯奉
辭而無祭何獨留都羣官祭而奉辭乎令留都百官於門外道
傍哭拜奉辭何如乃命集賢殿考古制本殿考文獻通考啓曰
宋光宗昭熙五年壽皇崩御史臺言梓宮發引日百官出城奉
辭合設文臣路祭一座乞依例應臣選人並照本身料錢每三
十貫文省於臨安府送納令本府排辦歐陽公文集英宗皇帝
靈駕發引祭文臣以官守有職不得攀號道左謹擇順天門外
恭陳菲薄 上曰依前例行留都百官路祭忠勳司路祭亦依

舊例行之○癸亥左議政皇甫仁率百官詣宗廟告上世宗謚冊寶○平安道監司朴以昌馳報使臣尹鳳鄭善等本月十三日發京○傳旨承政院曰前日尹鳳來常例宴享外或於思政殿或於慶會樓別設饗宴全國喪亦行別宴乎承旨李思哲金侁之鄭而漢金文起等啓曰使臣之來必在卒哭之後且誥命謚號一國之大慶除帽花動樂則雖行別宴不妨命下政府議之○甲子左議政皇甫仁服吉服詣殯殿上謚冊寶宗親文武百官以表服行禮其謚冊曰竊以天地大德雖莫罄於形言臣子至情惟用切於顯美祇率常憲式薦徽稱恭惟皇考大王齊聖廣淵聰明睿智終始典學極濬出治之源宵旰勵精恢張為政之目崇儒興化勸農恤刑致尊祖敬宗之誠盡事大交隣之道九族實均於惇叙兆民咸囿於雍熙禮備樂和文治光于日月邇安遠肅威武震乎風霆殊方獻畏愛之忱上國加褒眷之寵貞符屢應頌聲交騰繫三紀大平之隆亮千載難遭之幸方仰父臨於萬歲豈意天崩於一朝永懷付畀之艱

不勝踴躍之彌庸舉追崇之莫小伸哀慕之心謹奉玉冊上尊
謚曰 英文睿武仁聖明孝大王廟號曰世宗仰惟懿靈俯垂
冲鑑誕膺顯冊世享不朽之鴻名申錫純禧默贊無窮之寶祚
○司憲掌令河緯池啓梁敬老今拜穩城都護府使此人向為
順天府使部民安克守將虐民之弊十七條訴于本府其十五
條非自己冤抑故勿推徵布濫刑事乃自己冤抑故移文其道
推鞠未畢而會赦蒙宥厥後政府啓敬老之事雖經赦宥安克
守訴告十七條豈是盡誣請罷其職今不數月而復拜守今非
特敬老無所懲戒於國家進退人物似乎輕易且穩城乃入居
新徙之民與野人雜處之地宜使寬和者撫恤今以刻薄之吏
處之尤為未便請還收敬老之職從之先是敬老之治順天也
使吏數十輩常驅青蠅如有一箇現於目前輒掠之其殘暴類
是○丙寅召領議政河演左議政皇甫仁右議政南智左贊成
朴從愚右贊成金宗瑞左叅贊鄭奉右叅贊鄭甲孫命都承旨
李思哲右承旨李季季甸傳旨曰禮曹啓迎 命時冠翼善冠服黑

衣玉帶行禮然予思之大抵送終人道之大事今 皇帝欽賜謚號命送終之事莫大於此且癸卯年欽賜 太宗謚號命世宗以冕服迎命使臣以為 殿下方在喪中以冕服迎命尤見敬重朝廷之意今不以冕服而以便服迎命無乃不可乎僉曰 世宗已受誥命是受命為王也以冕服迎命宜矣今殿下未受承襲誥命故於事大咨文內稱權署國事而文書亦不得用璽寶祇徒喪中服冕服未便未受命而着命服不可也况已亥年 世宗迎誥命以便服迎命升殿受誥命後服冕服行禮是以未受誥命而服冕服不可也今宜著無宵背無文鴉青紗團領帶用無畫金黑鞞不釵玉帶靴用黑靴其於喪中迎命之禮為合矣 上曰然又傳旨曰禮曹判書許詡以為卒哭後封世孫為世子則世子須見使臣此意何如僉曰未受命而封世子未可雖未封為世子使臣到後一往見之回程日近又一往見為便○丁卯義州判官權崇厚拜辭賜弓矢○禮曹啓使臣迎接禮一使臣入境在卒哭前遠接使以吉服迎命以表

服行相會禮在卒哭後則迎命亦用吉服相會用素服一外方使臣及守令卒哭前以朝服迎命衰服行相會禮卒哭後迎命亦用朝服相會用素服一外方宴享勿論卒哭前後宴卓器皿花草肉饌並如常遠接使宣慰使對客卒哭前用素饌卒哭後用肉饌一使臣入京日除山臺儺禮只結絲設香卓外方亦依此例一使臣入京在卒哭前 殿下以衰服詣慕華館迎命用翼善冠無文無宵背鴉青團領無畫金鴉青鞞不釵玉帶黑靴相會則於廳上行禮使臣入京若在卒哭後 殿下以素服詣慕華館迎命時冠服如右相接宴享並用素服一羣臣卒哭前以衰服詣慕華館朝服迎命素服行私禮一勿論卒哭前後宴享除用樂一使臣供饌勿論卒哭前後用魚肉一卒哭後宴享依前例用肉饌○震廣州住私奴大元及牛一頭馬一匹○已巳遠接使判漢城府事李孟珍賫宣醞發行○庚午司諫院右正言洪逸童啓李念義為戴寧守自全羅漕轉飢民賑濟米豆收入其家盜用推覈未畢而遇赦以牧民之官盜用救荒米豆

貪墨莫甚死有餘辜今念義安然在家出入自如何所鑑戒請
依丁時應例徵其贓物全家入居 上曰刑曹已知之矣○設
百齋于津寬寺○辛未遣吏曹判書李堅基中樞院副使趙貫如
京師謝息表曰帝德丕冒庸蒿懷綏膺澤覃施曷勝荷戴撫躬
罔措銘骨難忘竊念臣父先臣諱邈處遐陬幸逢熙運慕中華
冠帶之已久嫌小邦儀文之有虧肆具情由而動敷奏何期賤
价之返還蒙殊錫之榮十行綸音昭示褒嘉之寵八旒冕服特
加命數之隆感徹泉扃光增海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稽
百代之禮推一視之仁遂令屢資獲霑異渥臣謹當恪遵先志
益堅事大之誠永沐 皇恩倍獻享年之祝方物表曰天眷悉深
特蒙寵賚土宜雖薄聊表謝忱謹備黃細苧布白細苧布各四
十匹黑細麻布一百匹闊黑細麻布二十匹龍文簾席二張黃
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各二十張人參二百觔雜色
馬四十四匹右件物等品彩匪精名般亦寡豈足充及物之享祇
以効獻芹之誠 上聖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白細苧布黑細

麻布各二十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 皇太后 太上
皇后中宮禮物並同箋曰位尊儲貳密贊皇猷仁篤懷綏導宣
睿澤粉身難報銘骨奚忘伏念臣父先臣諱常異等威之嚴乃
有冠服之請何圖卑懇特紆 宸聰獲被七章承上天之明命
相傳百世為小國之至榮事光簡策歡騰朝野茲蓋伏遇 皇
太子殿下英資玉裕偉量淵冲遂令弊邦偏荷殊渥臣謹當益
謹藩屏之寄倍殫頌禱之誠禮物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
匹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人參五十觔雜色馬
四匹○壬申掌令河緯地啓前者造佛寫經創寺等事力請停
罷未得蒙允我國本是軍國且近有邊警正當遑遑儲備之時
也今聞各司米穀布貨並皆告匱不可不慮既往之事則已矣
自今以後如慶贊點眼等事一皆停罷 殿下方在喪中無可
奈何而為之也然 聖鑑明燭佛氏之非世孫年方幼冲蒙以
養正之時也如有佛像經文等物毋使近前 上曰佛像今已
輸轉經文亦過半輸送其餘未盡送者近日亦當盡輸矣况世

孫不在此處不得見矣別例慶贊予不為之矣佛事則來秋一
度小祥一度大祥一度予意已定去丙寅年佛事雖非國行已
行四度雖不加於前例豈可下手緯地更啓曰世孫雖不在此
臣所云經文佛像勿令近前非指近日所成而言之也其隨從
之徒或以經文佛像進見或以經文佛事進言則有乖於蒙以
養正之道故敢請也佛事不墜前例必行四五度以國君雖至
十度何難之有然已往之弊極矣請自今勿復為之 上曰世
孫之事若等之言善矣佛事則當初創寺之時排羣議而為之
故若等之言不得聽也 上聖學高明洞見佛氏是非但孝心
純至不忍遽止管掌者多所誇張○左議政皇甫仁啓來秋咸
吉道築長城之計于廬次

又宗恭順大王實錄卷第二

六月癸酉朔行朔祭于 殯殿如儀○召左議政皇甫仁左贊

成朴從愚右叅贊鄭甲孫議曰凡行幸令銃筒衛侍衛乎仁甲

孫曰上國使臣若欲見銃筒不可不示勿令侍衛為便從愚曰

銃筒自中國而來侍衛無妨但 皇帝禮行侍衛與否則臣所

未知宜問通事 上曰中國持銃筒侍衛者其數四萬 先王

始設之意本欲大小行幸並令侍衛也予欲使之侍衛僉曰

上教允當 上曰侍衛序次其令兵曹議之○禮曹啓按壬寅

年喪葬儀執使臣迎命用吉仗使臣館及 賜祭賜謚用素纛

扇白仗今來使臣迎接時儀仗輿輦及一應服御之物請一依

壬寅年例從之○甲戌禮曹啓三年內 輝德殿英陵依儀註

親祭 宗廟文昭殿攝行何如 上曰 輝德殿則朔望及俗

節別祭皆親行 英陵消日親上食○禮曹啓 梓官發引時

有服之親勿論時散及無職並令侍衛於百官之後從之○兵

曹啓赴山陵時留都事目一留都中樞院堂上及各衛節制使

今輪次巡綽一把城門護軍數少令把直五員關受開門符一
上大護軍護軍留都者數少巡牌關受者不足軍職六品以上
十五人除隨駕關受一諸處傳漏近仗警守及破城處把直侍
衛牌並皆隨駕其留都軍士除入直外巡綽者數少並令留都
統筒衛代之一除議政府臺省政曹外各司並令晝直專事禁
火一三軍鎮撫常在闕內令晝夜巡行禁非時用火如有犯禁者
告分曹科罪鎮撫不得巡行處令宦者晝夜巡行糾察一禁火
都監分仕五部各於掌內晝夜巡行禁火如有失火處其部分
司官先聚傍近里人及期救火分掌他部者各率里人急赴救
之一禁各里燒馬矢亦禁冶匠非時用火一有風氣日令工曹
漢城府五部義禁府禁火都監分道巡行糾察上項官更如有
違者分曹移刑曹糾治一都城內外盜賊興行各更巡綽分曹
及鎮撫嚴加糾察如或陰雨晦冥之時量加巡官終夜巡行亦
令至幽僻深洞一宿衛巡綽軍士及入直節制使托故窺避者
三品以下及不能糾察鎮撫分曹直斷堂上官以上具詳啓聞

一軍士內功臣子弟雖犯法不得科罪故或不宿衛巡綽或承
知而潛還其家非徒軍令不嚴空城之時尤不可如此虛踈三
品以下犯法者囚家奴三名以懲之隨即附過還宮後啓達一
稽緩救火者置而不論則必至陵夷分曹不時糾察如有稽緩
者移刑曹劾之一別例外例給鋪馬分曹給馬牌一常行啓達
事則就付詣行宮者若有使臣聲息兩界緊急等事及不得已
及時啓達事則告議政府發馬一分曹諸事以分曹印信行使
一分曹郎廳二人一直宿城門一直宿本曹其直宿本曹者關
內點軍閭里禁火又糾察巡官及各處警守事務浩繁出入無
時吏曹司憲府依他司例糾其夜直則上項諸事恐至稽緩除
糾夜直以專其任皆從之○兵曹啓令留都別巡節制使點各
更巡官直宿興仁門從之○乙亥大慈庵赴役僧賞職有差○
司諫院啓近年以來民產不裕國廩虛竭况今北虜聲息不絕
請姑停兩界行城之築以休民力上曰咸吉道去年不築今
又停之則事功中廢故減其軍額而築之豈平安道則今年亦

不築但欲築邑城然亦未定○傳旨戶曹給使臣鄭善養毋米
豆各五石及醬鹽○丙子行啓 殞奠如儀即啓橫行別奠○
宗親府啓讓寧大君免朝衫奪職義平君元生置散令 梓宮
爰引日隨班侍衛何以處之 上曰讓寧義平並令隨班衫除
隨班○領議政府事河演上書曰今中國大亂平安道境連中
國近年以來民力疲耗大半流亡賊若大舉其初鋒銳進之敵
固難捍禦預集他道之兵則糧餉難支是以每降諭書使之訓
鍊軍士整齊兵器又府及兵曹連續受教移文然各官守令簿
書期會凡百訴訟尚不能其奚暇習武藝哉徒為文具而已此
非懈怠不動其勢然也大抵事有難處必大更張然後乃可濟
矣臣反覆思之凡大小役民守令親率則無事不濟授之於人
則非惟不敢盡其力又從而逃之築城及庶事皆然况征戰死
生之地乎慮此而使守令領赴則空其邑而根本大虛倉庫之
守餼糧之運亦必踈虞且今守令不閑兵事者居半况急駢不
鍊之民何以濟患為今之策莫若於平安道各官置守令二人